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罗斯福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罗斯福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一、富家子弟·····	2
二、从律师到海军部长·····	14
三、罗斯福是怎样一个人·····	35
四、竞选“总统”·····	47
五、二战时期的罗斯福·····	56
六、轮椅总统罗斯福·····	95
七、伟人与家人的最后时光·····	106

一、富家子弟

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下肢瘫痪、连任四届总统的残疾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882年1月30日出生于美国赫道森河畔的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工商界的一个大资本家，任好几个大公司的经理，名叫詹姆斯·罗斯福，母亲萨拉·德拉诺也是一位经营酵母生意的有钱人的女儿。这个孩子的诞生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气。许多年以后，妈妈还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从前，我先后受到你外祖父和你父亲的爱抚，晚年你又使我享受如此美好的生活。”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的年代，美国的农业进步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其发展正方兴未艾，令人神往的赫道森河河谷的肥沃土地属13户人家所有，其中包括海德公园的罗斯福一家。每家平均占有20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的主人过着富裕的生活。当时最大的大富翁范德比尔特、艾斯特、罗杰斯和欧格登就住在罗斯福家附近。

从富兰克林在人间学步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告诉儿子，他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名门子弟。他的周

围的物质生活和周围的那些人也无时无刻地向幼年的富兰克林说明这一点。从海德公园住宅三楼儿童室的窗户向外眺望，凡能看到河的这边的大片土地都是罗斯福一家的财产。但父亲也一再教导他，美好的一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经人的双手创造的。大地的果实养育人，而人也应当为它效劳。

在19世纪末叶的美国，奴隶制已不复存在，但阶级差别之大并不亚于杰斐逊时代。而罗斯福一家正是置身于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上的一群人当中。冬季，当罗斯福夫妇坐上漂亮的俄国雪橇(原来是拿破仑三世制作的)，詹姆斯在1861年从巴黎运回美国)，在雪地上奔驰时，这也正表明，他们属于上流社会，詹姆斯·罗斯福到外地公出，常带上小儿子。坐在平稳的火车包厢里，柔和的隆隆声和父亲的高谈阔论给富兰克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当时，乘坐时速不超过50公里的火车旅行是美国总统最喜欢的休息方式之一。

父亲比他大28岁，总怀着慈母般的感情爱抚他。他的父亲举止文雅、目光和蔼，手边总有5000美元，完全是绅士的楷模。父亲非常喜欢小儿子，非常害怕有人与他分享富兰克林的爱。

富兰克林的母亲也非常溺爱儿子，她把儿子20年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记在日记里。随着富

兰克林的成长，母亲虔诚地把他穿过的衬衣、鞋子等都整齐地收藏起来，并注明孩子在什么时候穿用过这些“无价之宝”。后来，参观海德公园富兰克林纪念馆的观众，有幸看到了罗斯福母亲收藏的这些珍贵遗物。

尽管富兰克林自幼与众不同，但并不能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况且在实业界看来，搞政治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有一次父亲带着5岁的富兰克林到白宫拜见克里夫兰总统。总统显得疲惫不堪，把手放在孩子头上说：“我的小伙子，我对你有一个奇怪的祝愿，祝你永远不要当上美国总统。”

当富兰克林7岁时，开始接受家庭教育。父母为他规定了严格的生活制度：早晨7点起床，8点早餐，上午上课三小时，从12点到1点休息，1点午餐，然后继续学习到下午4点。富兰克林的第一位家庭教师莱因哈特后来因病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接替这位女教师的，是从瑞士来的精通法语的桑多小姐。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对自己的才华是如此自信，以致于他长大后总爱说：“我把第一位女教师气得发了疯，而第二位女教师不得不早早出嫁。”

母亲总按小贵族的生活方式培养富兰克林，可富兰克林总是巧妙地加以抵制。他怎么也学不会弹钢琴和画画；每逢去教堂，特别是冬天，他总是身体不舒

服，而且头天晚上就诚实地告诉妈妈，第二天因身体不好不能去教堂，当他长到12岁时，发病已很有规律，母亲诙谐地称之为“星期天头疼症”。

幼年的富兰克林非常喜爱动物，父母经常送给他的礼物是：苏格兰的小矮马和良种长毛猎狗。同时父母友好地告诉他，从此以后，这些动物完全由他自己照管，包括喂养矮马。富兰克林·罗斯福长大后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非常不轻松的工作”。

海洋对不满10岁的罗斯福有无穷的吸引力，凡是有关海洋的书他都要先读，而且读了又读。母亲总为儿子读一些内容严肃的书感到困惑不解。另外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很快地将书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也令他的朋友们始终惊异不已。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母亲让他读词汇。他把读过的词汇一下子都记住了。有一次母亲读书给他听，他却在摆弄集邮册，母亲批评儿子不专心，可儿子立即背出了妈妈最后念给他的一些词句，并且补充说：“我若是不能同时干好两件事，就会感到羞耻。”

父母希望他成为生意人，他当时也并不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1932年大选以后，人们问富兰克林的母亲，你们家是否会想过您的儿子会当上总统？她连连摇头：“从来没想到！从来没想到！”

14岁的罗斯福终于被选进格罗顿的一所学校去

读书了，这所学校是一个名叫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摩根财团的股东于1883年创建的，离波士顿只有60公里。恩迪科特·皮博迪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创建这所学校的目的是“用基督教的主旨”来培养年轻人。学校招收12岁的孩子，六年学制后他们将成为18岁的青年。

今天我们完全不能否认，皮博迪对学生富兰克林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皮博迪按19世纪末自由主义化的托利党精神，把为国家服务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美国的政治必须清除污泥浊水，格罗顿的学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和丑恶妥协。几十年后的1940年，美国总统在给年迈的校长皮博迪的信中写道：“40多年以前，您在学校教堂讲道时说过，不能让青年人的生活丧失理想。我没有忘记这些话，您的声音一直在我和我国千百万青少年的耳旁回响。”

尽管如此，由于格罗顿学校的教学脱离实际生活，在1936年以前的上千名毕业生中，只有10名进入政界，其中包括，罗斯福、萨·韦尔斯、约·格鲁、艾·哈里曼、迪·艾奇逊等。据一位格罗顿的毕业生说，在学校养成的习惯是：“同不熟悉的人谈话时，眼睛要注视对方头顶上方两英寸的地方。”这种习惯对于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成功极为不利，富兰克林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不适于政治家的习惯克服掉。

皮博迪在学校中实行长幼有序的制度以便使格罗顿学校变成一个大家庭。这种制度使年龄大的孩子肆无忌惮地欺负年龄小的孩子，如果高年级学生发现某个低年级学生“不合拍”就给以“灌水”处分，把不幸的孩子拖到附近的厕所里，把头按进水池往嘴里灌水，直到受害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为止。富兰克林从未受过如此“待遇”。因为他很快就掌握了学校生活的诀窍：不要表现特殊，在各种场合都要站在多数人一边，不要与少数闹事的人接触。没过多久，他也对那些倒霉的孩子产生了轻视心理。他给家的信中写道：“比德尔的儿子简直是个疯子，他是新生，又是糊涂虫，他已好几次被锁在鞋柜里，不止一次受到处罚和恫吓。”

富兰克林在入学后的头几个月，学习很认真，成为优秀学生，可他很快发现，当一名优等生会在同学的眼里名誉扫地。年终时，他终于第一次得了两分，并为此感到庆幸，这个有心计的孩子给家里写信说：“今天我第一次得了不及格，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以为我对学生集体没有感情。因为我在课堂上尽说废话，疯老太太巴巴洛斯给我打了两分。”从此以后，富兰克林的成绩单上总有一些不及格的分数。

富兰克林心目中的英雄是西奥多·罗斯福。 18

1897年春天，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咱家的亲戚西奥多给我们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讲他在警察局的故事。他讲警察如何杀人，警察在纽约取得的成就，讲了一个多小时，使整个大厅都笼罩着紧张的气氛。”那时的富兰克林便以西奥多为榜样，产生了“国家没有暴力机关是不可想象的”信念。

1899年，17岁的富兰克林结束了格罗顿的学习生活。皮博迪在他的毕业证书上写道：“他是个诚实的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在集体中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第二年，富兰克林又成为哈佛大学的新生。哈佛大学位于波士顿附近查理士河一侧的坎布里奇。在它里面可遇到全国各地贵族学校的毕业生。那时的富兰克林和格罗顿的同学莱·布朗一起住在咸斯特摩利大街三间一套的住房内。12月27日，72岁的父亲去世，所留下的遗嘱是：“我指定我的夫人作为我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唯一保护人，希望他在母亲庇护下成长。”母亲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终于从海德公园移居到波士顿来，以便把全部时间用在儿子身上。母亲萨拉权威的思想使她总想按丈夫的生活和事业道路来培养儿子。富兰克林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是：不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每当母亲当着客人的面提起她喜欢的话题——罗斯福家的生活道路时，他总是巧妙

而有礼貌地改变话题，对此母亲尽管不满意，但她想努力打开儿子心灵的大门并为此一直奋斗到晚年。

富兰克林选听许多课程，主要是人文科学、英国和法国文学、拉丁语、古生物学和演讲术，还听了十几门历史课。他还在国家法和经济学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勤奋学习，但成绩平平，只比三分稍高一点。老师们也一致认为：这名学生的成绩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四分的水平。1945年4月28日，《哈佛毕业生通报》认为必须指出，罗斯福在大学时代从不逃避困难。该通报指出，他所学的，“都是很轻松的课程”。

从1900年秋开始，富兰克林开始为哈佛出版的大学生报纸《红色哈佛报》工作。《红色哈佛报》有一条不成文规定：严禁向大学校长采访。在1900年总统大选前夕，富兰克林竟然办成了别人感到不可能办成的事情。他打破了这条禁令，在1913年向采访记者细谈了当时的经过。

“您是谁？”校长问。我告诉他我是谁后，紧接着就提出问题。

“我来请问您，校长先生，您准备投谁的票？是麦金莱，还是布赖恩？”

当时我才发觉自己处于何等窘境。我热诚祈祷，盼望房门能自动打开，让我躲藏到门后去，让黑暗解

救我。但是我是来寻找答案的，所以我依然留在办公室里，而埃利奥特先生从上到下反复地打量我。

‘您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他终于开口了。

‘我是为《红色哈佛报》来采访您的，’我回答说。

“埃利奥特终于屈服，说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他准备投共和党人的票，赞成麦金莱为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副总统。”

1913年10月30日，《纽约电讯报》登载了罗斯福的采访记。许多年过去了。在1945年装帧精美的《真正的罗斯福》一书问世时，从这本书的“编辑兼记者”一章中可以读到这些插曲。书中写道：“当他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會冲破禁区，采访了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问他打算投谁的票，是麦金莱还是布赖恩。”

1902年春天，有两名布尔人来到哈佛，他们讲述了本国妇女和儿童在当时的英布战争中的苦难遭遇。富兰克林和两位同学要设法帮助远方的布尔人。他们筹集了“支援布尔人基金”，并于1902年5月给开普敦市寄去336美元。波士顿的报纸热情地描述了《红色哈佛报》一名编辑的义举。

1903年，富兰克林以三分的成绩从大学毕业，由于被选为《红色哈佛报》的主编，因此还要在大学

里呆上一年。他告诉一年级的学生要严肃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处理同学校和周围同学的关系。并且要自爱，要向高处走，必须始终勤奋。”可以说，他自己完全做到了 他所说的一切。

然而，富兰克林的一个最明显、最重要的缺陷是他成长得晚。结果在他性格中留下一些令人不解的东西。他了解已发生和将发生的事情，但他不能准确说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也不希望人们了解他内心的迟疑。富兰克林尽了最大努力来掩盖这种迟疑心理。当他在哈佛大学毕业时，他的深沉性格实际上已发展到极点。

富兰克林的妻子埃利诺比他小3岁，是他的堂妹，也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弟弟埃利奥特的女儿，他的童年可完全不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无忧无虑，而是倍受歧视。父亲埃利奥特是个放荡不羁、纵欲无度的花花公子，女儿6岁时他就离家出走了。母亲安娜·霍尔为人古怪，在她眼里，女儿是一个怙恶不悛的罪人。她处心积虑地为女儿取绰号叫“小老太婆”。她指着女儿对客人说：“这孩子多滑稽，长得多老。”埃利诺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受到严厉惩处。在这种环境中，父亲的形象变得高大无比。女儿病态般地向往见到父亲，埃利诺上了年纪时说：“当时我幻想会有一天我能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我渴望留在幻想

的世界之中，在这里我是女主角，他是男主角。”母亲去世时，女儿并不十分悲痛，因为有一件“高于一切的事，那就是父亲会很快回来，我将同他一起生活”。直到成年以后，她才惊奇地发现：母亲不大爱女儿，原因竟是因为埃利诺有一个花花公子的父亲……

命运之神将富兰克林和埃利诺这对儿时的伙伴安排在1902年春的一辆火车上相遇了。愈来愈强烈的爱情火花在这对青年人之间迸发了。母亲得知一切后试图打消他们的鬼念头，她的一贯主张是：“不能空着手向女人求婚。”而儿子的回信却表明他已打起罗斯福家族的下巴不再听话了：“亲爱的妈妈，我知道我给你带来了痛苦，可你知道，如果我有可能不这样做的话，我决不会下此决心！……我们永远相依为伴，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只是现在你已有两个你所爱和爱你的孩子。”……母亲终于妥协了。

由于对埃利诺的依恋与其他工作的吸引，他没有取得硕士学位便于1904年秋天结束了哈佛大学的学业，随后不久，他迈进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大门，情景一如既往：学习平均成绩是三分。第一学年的考试不及格得了两分。他对法学毫无兴趣，却越来越热衷于社会活动。

1905年3月17日，这一天对于年轻的富兰克林和埃利诺来说是个神圣的日子：西奥多·罗斯福

总统来到纽约，并送侄女埃利诺出嫁——这对新人特意把婚礼的日期定在总统方便的日子以分享总统的殊荣。甚至在三个月的欧洲蜜月期间他们也始终沐浴在总统的荣光之中……

蜜月期间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是埃利诺无法向好奇的英国人民讲清美国联邦政府同地方政府间的问题。40年后，她回忆起此事还为自己的不学无术感到很尴尬。

两年以后，在纽约第六十五街的住宅里，孩子接踵出世：1906年5月安娜首先来到这个世界，在以后的10年里又生了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死于襁褓之中，萨拉在儿子家像照顾自己孩子那样照看孙子，同时照顾埃利诺。年轻的母亲想反抗专断的婆婆，可没有成功。

埃利诺想学会亲近丈夫的本领。她学习开“福特”小汽车，结果把车撞到了柱子上，学骑马也未成功。妙龄少妇用很多时间打高尔夫球最后决定同丈夫一起到草地上试试。富兰克林看她打了一会儿球之后，温柔地告诉妻子，今后不要再干那些徒劳无益的事了，她听从了丈夫的劝告。

二、从律师到海军部长

1907年，富·罗斯福结束了法学院的学业。他没有取得律师证书，因为他轻率地决定不参加毕业考试，仅仅通过了纽约律师协会的考试。他到赫赫有名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当一名年轻的实习律师，待遇非常微薄，但富兰克林对未拿到律师证书抱无所谓的态度。过了许多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开玩笑地说：“如果您不按规定回哥比伦大学通过考试，那您就永远不能称自己为知识分子。”罗斯福则笑着说：“我的这个事例恰好证明，法学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

富兰克林认为枯燥的民法同在大学里听过的一些伟大的法律原则没多少共同之处，他认为抽象的概念激发不出伟大的思想，比起在事务所坐办公室，富兰克林倒情愿参加审判，会见当事人。

尽管富兰克林的律师才能并不出众，但办的案件常由于他的机智获胜。有这样一件案子：富兰克林的对手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律师，他以擅长说服陪审员而闻名，罗斯福听了他的发言后认为自己取胜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但罗斯福发现对手有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他的发言太长了，讲了一个多小时。陪审员都在看表，因为他们还要听罗斯福发言，于是罗斯福站起来说道：“先生们！您们都了解这个案子的材料，也听了我的同事、著名律师的辩护发言，如果您们相信他，而不相信这个案子的材料，您们就应当作出利于他的裁决，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陪审员离席后三分钟就作出了有利于罗斯福的裁决，这种专攻形式而不谈实质问题的方法在政治上也不无用处。

他在迷惘中生活，事业之舟将驶向前方。有一次，他向事务所的办事员们吐露了心腹想进入政界：先当州参议员，然后当助理海军部长，再当纽约州州长。他胸有成竹：“任何人处在这个地位上，只要他走运就能当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沿着这条陡峭的路进入白宫的。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道路前进！

机会终于来到了，1910年初，纽约州达切斯克县地方检察官在同富兰克林攀谈中，这位民主党的忠实信徒建议富兰克林作为竞选纽约州议员候选人，富兰克林漫不经心地同意了。

富·罗斯福成为民主党党员并非有些人所说的是出于什么崇高的动机，只是因为民主党的友谊之手——向他提出参加竞选建议，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一名在民主党旗帜下奋斗的战士了。

竞选活动大张旗鼓，富兰克林站在进步力量的前

锋。在1910年，罗斯福租用代表进步的当地唯一的一辆“红色保险”汽车，这辆车没有风窗，两只巨大的钢质车灯很刺眼。他的举动使顽固落后分子对其竞选结果持悲观态度。而罗斯福的信念是：“进步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选民中占多数的农场主会因为汽车惊了他们的马而报复罗斯福。

他在各地发表演说，在草棚里；在交叉路口；在大道旁。

他学会了美国政治家的经验：笑容可掬，热情握手：“您就叫我罗斯福吧，我称你……汤姆、约翰比尔”等等，或者说：“我不是演说家，然而我的朋友们……”

然而他的演说确实算不上高明，以致于埃利诺听着丈夫上句不接下句的施政演说，深怕他中途说不下去。

富兰克林没有过分强调党派之争，他向睁大双眼的选民宣称为“纯洁”的政治道德而斗争，同样会得到“善良的”共和党人的支持。

恶毒的攻击（如指责富兰克林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为大公司服务等）没能阻止他以15708票战胜对手施洛塞尔。

一位华尔街同事在给罗斯福的信中狡黠地写道：“如果来自‘交易所’的祝贺不致伤害您美好的政

治情感，我愿向您致以衷心祝贺。”富兰克林回答说：“根据我在华尔街住了几年的体会，总起来说华尔街并不那么坏。”

富兰克林登上政治舞台后，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当时，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推举有过不光彩历史的威希恩为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此事遭到一些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富兰克林也身列其中——出面反对坦慕尼符合当地选民意愿——他猛烈抨击威希恩和党魁墨菲。

大规模论战发展成了猛烈攻击，富兰克林提倡“纯洁政治”，并以此作为旗帜反对对手，斗争结果是：法官詹·奥戈尔曼作为候选人，双方都庆贺自己取得胜利。

多年以后，富·罗斯福总统曾经同劳工部部长弗·珀金斯谈起反威希恩斗争情况。在结束谈话时，总统说：“现在连您也知道，我在开始进入政界时，是一个地位多么低微的青年。”

从未有人发现罗斯福参议员有什么丑行。尽管他认为自己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中从容不迫地演讲，但在就某些小事论战时，他却异常坚决，以致于会议主持听了他的热情号召后常怒气冲冲地叫道：“算了吧，罗斯福参议员，你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你需要的是见报，而我们得处理具体事务。”

在参议院两年的工作中，富·罗斯福的政治主张不很明确。他赞成给妇女选举权；他也曾为提高穷孩子的牛奶质量和改善纽约港对外国水兵的服务质量而斗争，而他的另一些政治主张却很难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参议员：“在劳资中突出工会不应采取抵制态度，暴力镇压是合法的”，“鉴于国民卫队的软弱，应建立警察特别分队对付工人运动。”然而他后来不得不随环境变迁而改变观点，当时美国左倾思想日益发展，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龙金·德布慈兹热情洋溢的演说传遍全国，美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列宁在1912年写的《美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一文中指出，美国社会党报纸《向理智呼吁报》已发行100万份，并写道：“受到美国法院无耻攻击和迫害并在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社会党报纸发行到100万份，这个数字要比什么长篇大论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即将发生怎样的变革。”

面对铁的现实，富兰克林在1912年3月3日发表演说，指出：“竞争仅在一定时间内有益，目前必须合作，要在结束竞争的地方开始合作。”富·罗斯福用“为社会自由而斗争，这比为个人自由而斗争好”这样的文雅术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社会性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

为免于被指责为激进主义，他在解释适合垄断需

要的合作时说：“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调整，人们会震惊地举起双手大叫这是‘反美’，或者说‘可怕’，可如果我们把这同一方法称之为合作，那些高明者则会说‘太好了’……托拉斯的灾难在于他为少数人的利益进行垄断，而到今为止，这种垄断仍在继续，社会必须改变这种作法。”显然，全国企业家协会欢迎这种不着边际的议论。

同时，他还对改善劳动条件的许多法案持支持态度。他赞成通过青少年每周工作不超过54小时的法案。在此法案讨论快结束时，他发现可能赞成票不够，因为有一位支持这个法案的参议员在家睡大觉，富兰克林差人去请，同时站起来即席发言，大讲特讲鸟类学，以此拖延时间。一位与会者指出，这与所讨论法案无关。富兰克林说：“我想证明，大自然本身就要求缩短工作日。”结果，那位嗜睡方醒的参议员赶到，这项法案终获通过。

罗斯福参议员还在纽约州开展了保护自然资源活动。他请美国主管林业的宾奇向议员们讲述护林的必要性，宾奇打开一张1500年美国地图，那里到处是绿荫，但由于滥砍滥伐，现在那里到处是毫无生机的荒丘和飞沙走石。罗斯福主张采用积极有力措施保护纽约州的自然资源，首先是保护森林，可他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遭到巨大的林业和木材加工公司的反

对。富兰克林为此哀叹道：“我真不明白，那些在某种事业上有了金钱利害关系的人们为什么如此鼠目寸光。”

1912年6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民主党人的大力支持下，伍德罗·威尔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然而威尔逊能否当选仍是个未知数，因为同时参加竞选的还有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富兰克林认为，万一威尔逊失利，自己也应有个退路，于是他再度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然而不幸的是，他患伤寒病病倒了，只能在病床上痛苦地写一些热情的致选民的信。

不幸中的万幸，他的一个新朋友和崇拜者替他开展了生气勃勃的竞选活动，反而使这次竞选较上次更有优势。1911年，40岁的路易斯·豪出现了，此人直到1936年去世，一直全力支持富兰克林的事业。

路易斯·豪当时是奥尔巴尼市《纽约论坛报》记者，他个子很矮，异常丑陋，连他自己也曾自嘲地说：“在街上，孩子们见到我时吓得纷纷跑开。”这使得路易斯尽管雄心勃勃，但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迷信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然而，富兰克林发现了他身上的可贵之处，思想敏捷，有惊人的工作能力，富兰克林决定委托他为自己进行竞选活动，这使路易斯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一

位值得为他生活和劳动的“伟人”。

路易斯从竞选开始就把富兰克林塑造成一位总统形象。每个罗斯福的选民都收到罗斯福寄来的一封亲笔信，就参议院应制定哪些立法以保护生产者利益征求选民们的意见，路易斯替罗斯福许下种种诺言，并随时向罗斯福汇报许诺的内容。(如把标准桶作为称苹果和李子的量器等等)，并补写上几句话：“因为我已替您许下了这些诺言，我想您也需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1912年10月5日的选举中后，威尔逊获胜，富兰克林也在纽约州再度当选为参议员。威尔逊总统任命富兰克林为助理海军部长。这回他在纽约的支持者们不干了，他们恳请说：“这是敌人的阴谋，他们反对您的进步思想，我们请您留在纽约州，我们需要您。”

华盛顿的新任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想要从纽约州的参议员当中打听一下自己的助理部长情况，参议员·鲁特努起嘴说：“您还不了解罗斯福这一家人？不论哪个罗斯福当政，都不会甘居人下的。”

1913年3月，刚满30岁的富兰克林担任了美国助理海军部长。

华盛顿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认为富兰克林在海军部不会任职很久。因为他的上司——海军部长约·丹尼

尔斯与富兰克林气质完全不同。他是“禁酒法令”的拥护者，典型的郁郁寡欢的清教徒形象。海军的将军们不喜欢这位部长，而富兰克林却被人看成一个“最招人喜欢的庄稼汉”。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嘲笑上司。后来，内政部长弗·莱恩批评他说，他应当要么忠于自己的部长，要么辞职不干，但部长对此抱无所谓的态度，因为这位老政治家着眼于未来，他们在海军部一起工作了七年半。从未发生过严重冲突。

丹尼尔斯有时拿助手的功名心开玩笑。有一次，他们一起在朝着白宫方向的海军部大楼的阳台上照一张像，在看照片时丹尼尔斯问道：

“富兰克林，为什么您满面笑容，显得心满意足，好像整个世界都属于您的，而我却只显得平静而幸福，脸上没有这样的笑容？”

富兰克林回答说，他说不上来，他只想拍的好看些。

“那就让我告诉您吧，”丹尼尔斯风趣地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望着白宫，您是纽约人，您对自己说：‘将来有一天我也会住到房子里去！而我是南方人，只能适可而止。’”

二人哈哈大笑，他们相处时间越长，越像父子关系，直至富·罗斯福逝世(丹尼尔斯比他多活三年)。在海军部工作，富兰克林感到无比幸福。他从小

就喜欢大海，他觉得过去的全部生活都是为现在的工作而准备的。富·罗斯福受过麦克恩海军理论教育，他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

1914年1月，富·罗斯福向全美人民宣称：“我们的国防应遍布整个西半球，防区应扩大到一个海里以外的公海上，包括菲律宾和美国商船所到的所有海域。……我们应当拥有主力舰。我们需要拥有海军，不仅为了保卫自己的海岸线和属地，也为了战时保卫我们的商船，不管他们在哪里。”此时，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达65万名，每年需开支144亿美元。连海军部长丹尼尔斯都认为海军过于庞大了。

同年，美国进攻墨西哥，美国军队在韦达鲁斯登陆。富·罗斯福借此机会公开发表声明：“我不愿进行战争，但我不知道怎样避免它，对墨西哥的政治混乱美国迟早不得不进行干预。我认为，应当立即这样做。”按说这样的表明只能由最高统帅——总统作出，可是由于某种微妙的原因，威尔逊和丹尼尔斯都认为没有必要纠正助理海军部长这些讲过头的话。

更为可贵的是，罗斯福很快学会了与工人领袖搞好关系，他在海军部任职期间，造船厂从未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罢工事件。富·罗斯福尽管高度评价正在推行的“泰罗制”对提高生产能力的的作用，但并不主张在船厂中使用它，因为工人们坚决反对这样做，由于

这件事推广开来，使罗斯福名扬全国。

罗斯福委任路易斯·豪作为助手。豪在各方面给他很大帮助，豪把利用机会的艺术传授给这位有才能的官员，主要教他善于等待时机，不要参与不受欢迎的举动。

富兰克林很快地受到了海军将领和职业军人们的尊重和拥护。他多次指挥舰队，并熟悉了海军中的年轻军官——威廉·莱格、威廉·海西、哈罗德·斯塔克和赫斯本德·金梅尔，他们所有的人(除在珍珠港事件中蒙受耻辱的金梅尔外)，都在二战中领导美国海军参加了战斗。

罗斯福充分认识到海军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在内政方面的重大意义，从1913年起，每年7月4日国庆节都有军舰在海德公园和波基晋西城附近的赫德森河上停泊。1913年新型主力舰“落尔斯·达科他号”奉命在缅因州伊斯特波尔市庆祝7月4日国庆节，舰上军官们大骂剥夺了他们在节日与家人团聚的主谋。这一天他们通常都留在基地上，可是助理海军部长就在离伊斯特波尔不远的坎波见洛岛上。

在炎热的盛夏，舰上一名军官，身穿受阅的礼服，佩带肩章，手持军刀，走在伊斯特波尔市大街上。他要向罗斯福报告主力舰已到达。这时迎面跑来一位小伙子，军官问道：“喂，小伙子，在哪儿能找到罗斯

福？”小伙子原来就是罗斯福，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罗斯福登舰检阅，全体将士向他致敬，鸣礼炮17响。

看到礼炮的闪光，他们确信美国海军是非常强大的，助理海军部长无所不能。

1912年大选后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项职务均由获胜的党——民主党支配。罗斯福开始四处奔走以满足其同事职务上的要求，坦慕尼猜测他不怀好意——提拔自己人，要建立一个罗斯福控制下的对立政治组织。

这时纽约州的政界传出一件丑闻。坦慕尼支持的州长·苏泽尔造了坦慕尼的反，但坦慕尼不费力就揭发出他也曾从选举基金中抽出资金，案件的进展使之与坦慕尼持敌视态度的罗斯福也爱莫能助，结果苏泽尔被解职并承担了刑事责任。

这桩丑闻却使州里的善良公民不仅憎恶坦慕尼的阴谋诡计，而且对整个民主党产生反感。墨菲失势和共和党获胜已在所难免。

罗斯福抓住时机，请求威尔逊总统委托他来恢复民主党在纽约州摇摇欲坠的地位。威尔逊清楚地预见到：机敏的罗斯福想当这个要害州的州长。总统含糊地暗示他支持罗斯福，却巧妙地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始终未实现诺言。

而罗斯福却过于投入了，他四处放风：他将出任

纽约州州长，他开始大加攻击坦慕尼及其支持者们的贪赃枉法。然而富兰克林失算了。1914年7月23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菲茨杰拉德代表纽约市20名国会议员指责说：“自称代表政府讲话的造谣者们把我们看成走狗、懦夫、强盗和冒险家。”第二天，威尔逊总统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声明：“我对菲茨杰拉德先生有着最良好的感情……”总统的选择无疑符合当时形势，而富兰克林只能对州长的职位望而却步。

在就他将任州长一事辟谣后，富兰克林又声明他想做纽约州众议院候选人。这次威尔逊总统支持了他，为了竞选成功，他不惜无耻地吹捧政府，他说：“墨菲的奥尔巴尼与威尔逊的华盛顿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10月份的最初选举中，罗斯福以76880票输给了坦慕尼候选人杰勒德(获210765票)。

罗斯福终于明白了：没有坦慕尼的支持他将寸步难行；同时坦慕尼的首领们也看到了罗斯福的能量，后悔未把赌注押在他身上。

欧战开始后的一天，——1914年8月1日，罗斯福正在宣传强大的海军。参议员罗瑟米尔为自己弄到一只“米恩号”军舰的旧锚作为海军力量和爱国主义的象征，以此应付千钧一发的改选，而反对派却

对这锚的真假进行质疑：“天晓得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受挫的议员向富兰克林求助，助理海军部长在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让市民们相信那是一只货真价实的锚。他说：“你们怎么会相信光荣的美国政府会给你们一只假锚呢？”接着他又强调一番加强海军实力的必要性。

罗斯福始终同情协约国方面，战争开始他就对丹尼尔斯说了自己的预测：“战争不会持续很久，我希望英国将参加进去并同法国和俄国一起在柏林接受投降书！”而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不反对而且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中立，静待两败俱伤局面的出现。

海军部长同其助手之间也产生了分歧。“我们应当参战，”富兰克林常常一迈进丹尼尔斯的门槛就说。“我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部长从桌子后面平静地回答说。接着谁也不再说什么，于是两人开始埋头工作。

欧战并未阻止美国的政治进程——1916年总统大选。在此以前富兰克林已努力谋求与坦慕尼的和解，在竞选期他更是与坦慕尼首领们采取一致立场以9129606票再次当选(共和党候选人·尤其得8538221票)。

选举的结果是：伍·威尔逊连任总统。胜利促进了团结。1917年7月4日，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独

立141周年庆祝大会上，罗斯福担任坦慕尼主要演讲人。萨拉恳求儿子不要与那些肮脏的政治家同流合污，他不是骂过他们多年了吗？儿子回答母亲：“不要为7月4日的演说不安，要知道，纽约州每个人都了解我的立场。”

富·罗斯福主张扩大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领地，1915年夏，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地登陆，海地沦为美国的保护国，为解决占领带来的大量问题，罗斯福于1917年1月动身到那里视察。并顺便在古巴短暂停留。

在古巴的哈瓦那，·米诺卡尔总统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哪个对手都不会怀疑他的诚实可靠……古巴需要井然有序的进步事业，而不是激进主义。”然而他走后没几天古巴便爆发了革命，美国为挽救“井然有序的进步事业”，向古巴派出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该岛，直至1922年。

在海地期间，罗斯福竭力维持达吉仁纳夫总统握有“主权”的假象，总统和罗斯福一起乘车视察全岛：达吉仁纳夫首先登上踏板，而驻岛美军指挥家·巴特勒少将抓住他的衣领往后拖，以便为罗斯福让路，可罗斯福命令这位军官放开吓得发抖的总统，让他先走，但这件事证明：海地一切事务都是由海地军部服从华盛顿操纵的。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已有充分的理由参战。罗斯福认为不能再等了，他在1939年说：“那是三月的第一周……我去见总统说：“威尔逊总统，请允许把舰队从关塔那摩调回，送到纽约船坞，以便做好战争准备。”总统回答：“我不能允许这样做。”

尽管美国政府的宣传参战是“被迫”的，可后来罗斯福多次强调，在对德宣战前几个月，他已开始着手加强海军备战工作，正如罗斯福自己所说，他们在那段时间对于海军所做所为“足够坐999年班房”。

3月18日，美国三艘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

3月20日，美国内阁决定参加对德战争。

4月6日，国会宣布全国处于对德作战状态，罗斯福开始全力扩大海军，动员后备役兵员。他唆使报界反对慢条斯理的丹尼尔斯。1917年5月11日《华尔街日报》指出：“谁在推动工作？回答很简单：——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还委托一位接近威尔逊的记者·切奇尔向白宫反映海军部的官僚作风，并指出，如不改进则会引起报界和共和党人的干预，于是总统命令丹尼尔斯加紧干。

罗斯福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成绩是北海布雷：从英国到挪威的水域里布一道水雷网，以阻断德国潜艇向大西洋的出口，英国外交部

长的鲍尔弗指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那是挪威领海)。罗斯福反驳道：“如果挪威不能执行防止德国潜艇穿越其沿岸狭窄水域的义务……那么替它履行这项义务是义不容辞的。”当然这项巨大的工程到战争结束时仍未最后完成。

罗斯福主张在战争期间应采取非常措施——实行全民兵役制，其原则是：“总动员适用于所有男人和妇女。”但1917年4月，《时代》杂志提到他在这方面的大量讲话写道：“检验这种论点的最好方法是让这位先生带着五个儿子登上招兵站那肮脏的台阶……应召入伍！服役一年后再请他们谈谈他们得到什么教益。”罗斯福立即把这篇文章寄给助理总检察长，要求“把作者和他那伙恶棍终生关进亚特兰大监狱”。司法部正式答复：目前尚无可以对这类文章追究责任的法律。

风华正茂的罗斯福与露西·米歇尔的罗曼史也是在战争的狂热气氛中发展起来的。1913年埃利诺聘请22岁的露西当自己的秘书。这位绝代佳人令罗斯福倾倒了。家庭生活进入强烈的风暴带。然而由于各方的阻力非常之大，富兰克林和露西永远分手了。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并未中断。甚至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几天，埃利诺还对露西极端仇视。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心想参加真正的战斗，19

1918年7月9日他率领一个专门委员会登上“戴尔号”驱逐舰去欧洲视察在那里作战的美国舰队。然而他们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港口加油维修时遭到德国潜艇的威胁。正如罗斯福给埃利诺的信中写到的“潜艇离港口很近但未发动进攻”。为了永远铭记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罗斯福请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画：“助理海军部长的旗舰，美国驱逐舰“戴尔号”在蓬塔德尔加达港，1918年7月于亚速尔群岛”。这幅画被挂在海德公园家中最显眼的地方。

7月底，罗斯福抵达英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和罗斯福交谈中抱怨罢工给军工生产造成了困难。罗斯福请首相相信：“英国的工会不会取得我国劳联的同情，而英国政府的坚定政策将会得到美国方面最热烈的支持。”罗斯福的这些话无疑非常符合本阶层利益。

罗斯福在意大利逗留期间，赞扬了英国在大西洋同德国潜艇作战所取得的胜利，他主张由英国将领担任地中海指挥工作。于是发生了外交冲突，消息传到白宫，9月10日，威尔逊总统命令丹尼尔斯：以后赴欧人员名单要事先上报，有些人竟敢代表政府讲话。

病魔向罗斯福袭来。在回国途中他得了流感，后来又转成肺炎而被送进医院，他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是找总统要求参战。总统解释他来迟了——已收到马科

斯·巴登斯基的求和书。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巴黎和会上的罗斯福只是从侧面了解一些情况（当时他代表官方监督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复员工作）。虽然，他听信了许多俄国反对分子的造谣而对俄国有严重偏见。罗斯福回国后，在3月1日甚至说苏俄实行“极不道德的共妻制度”。有个叫·弗朗科的女人听了这篇令她头晕目眩的演说后，说：“上星期六您在庆祝国际联盟成立的早餐会上漫不经心地批评了那些不相信俄国实行共产共妻的人。如果这些是真的，您在讲的时候应该痛心疾首，而不是反复强调——就像我们谈到在我们这里常发生的私刑时那样。”

美国也并未置身于“共产主义威胁”之外。1919年罢工浪潮席卷全国。有1/5的工人参加了罢工。1919年8月31日至9月1日美国共产党成立。反对威尔逊武装干涉苏俄的抗议日益强烈。垄断资本家的答复是司法部调查局、军事调查局、警察以及成群的志愿者对持不同政见者发起猛烈的进攻。正如列宁所说：“在美国，在这个从前被称为最自由的国家里，监狱里塞满了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国际主义者不仅遭到私刑，而且被暴徒拖到街上，剥得精光，涂上松脂，被活活烧死。”这些从根本上消灭“布尔什维克瘟疫”的罪行在美国历史上叫“帕尔默围

捕”(米·帕尔默是当时美国司法部部长)。

罗斯福对本阶层人的作法当然不会反其道而行之，他并未参加到这场喧闹中去，同左倾思想斗争不应用骑兵冲锋的办法，而应从上到下加强国家力量。罗斯福指出，必须教育人们学会储蓄或购买股票，这样资本主义的一切灾难就会自行消失。或者用他的话说：“如果每个家庭都拥有哪怕100美元的国家证券或任何一家合法公司的股票，便不会再有人谈论布尔什维主义了，而我们也就可以更加民主地解决我们的问题。”要命的是，连罗斯福都未解释美国人用什么来购买这些证券或股票。

罗斯福同激进主义作斗争的方法确实与众不同。1919年12月，纽约州议会非法取消了5名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资格。波士顿国营造船厂厂长这时来见罗斯福。要求为“安全”起见准许解雇4名技师。助理海军部长调查一番后就其中3个人回答说：“无论您还是我都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社会主义者而把它赶走。事实上，社会党是正式注册的，是几乎获准参加全国选举的政党。”至于第4个人，如果确实在工厂散发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革命读物，我认为应把它看作是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打击，那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结果这位技师被赶出了工厂大门。

为整顿秩序，罗斯福强烈要求彻底改革美国政府

体制，他多次公开嘲笑国会的软弱并告诫：“若按私人企业的标准来说，国会在一周内就得破产……这种体制与目前条件比至少落后100年。”罗斯福还呼吁裁减政府官员并提高薪金。在海军部1万名职员中，“有2000人本应住进医院或到坟墓中去，而我却不得不使用他们。”罗斯福难过地说。

1917年丹尼尔斯提高了某些监狱犯人的生活费。1919年罗斯福成立了制止不道德行为委员会——禁止纽波特海军中心的同性恋现象。这两项好心的改革在国会里竟被指责为“丑闻”。参议员一个委员会(共和党人占多数)调查之后，在1920年的《纽约时报》用大字标题登出：“海军丑闻的责任在富·罗斯福。详情不宜公布。”罗斯福怒不可遏，声明这些纯系捏造。他对周围的朋友说：“诬蔑的那些人死后到另一世界时，必将因他们的肮脏行为得到报应。”

麻烦接踵而来——国会对战争行为进行调查，指责海军部开支过多。调查者显然是为未来的选举积累政治资本。海军部长丹尼尔斯断言：“罗斯福已不是威尔逊喜欢的人了。”不过，这时总统的垂青也并不是那样举足轻重了，至少对罗斯福来说是这样。

三、罗斯福是怎样一个人

当全国更深地陷入大萧条之中时，美国人日益频繁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纽约州的这位乐观豁达的州长很可能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在其漂亮的面孔和奇妙的笑容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他能否使工厂开工，使国家重新发挥作用？他有无处理危机的魄力？抑或只是另一个野心勃勃而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政治家？在大选前夕，对罗斯福作出最富有洞察力的无疑是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挑选出来担任州长顾问的雷蒙德·莫利。莫利在给妹妹的复信中这样写道：

你打听他的为人，这不容易回答，因为我还没有机会证实我的许多转瞬即逝的印象。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根据其迷人风度认为他性格软弱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当他热衷于某事时，他显得坚决、顽强、机智、无情。我时常由于观察不细心而认为他的和蔼可亲只不过是贵族老爷对农民的故作谦恭。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热情友好显得非常自然——这与其说是因为他对乐于接近的大部分人都真心喜欢（他确实喜欢不少各色各样的人），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像一个迷人的妇女一样很愿意扮演使人感到愉快可亲的角

色……这个人的精力惊人，他对各种事物的兴趣一直使我感到惊奇。他的兴趣无拘无束地深入到各种貌似错综复杂的问题……我没有发现他读过多少关于经济方面的书籍。他的知识是从与人谈话中得到的；当他收起谈话网时，他自己也根本弄不清他获得的东西中哪些是自己说过的，哪些是别人说的。他在知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自我中毒现象，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罗斯福在取得1930年州长选举的全国胜利后的当天上午就开始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活动。路易斯·豪松开衣领，任凭衬衫前襟撒满烟灰，喜气洋洋地构思着将用吉姆·法利的名义向报界发表的声明：“我不知道罗斯福先生怎能逃脱被本党提名为下一任候选人，即使无人将费举手之劳把此事提出来。”豪担心罗斯福会阻止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因此在发表声明前未向这位首长请示。法利对罗斯福的反应也感到不放心，罗斯福一到奥尔巴尼，法利就给州长官邸打了电话。州长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吉姆，你怎么说都可以。”接着罗斯福召见了记者们，再次声明自己仅对履行自己的州长职务感兴趣。

1932年民主党可能提出的候选人中除了罗斯福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呼声最高的是艾尔·史密斯。尽管史密斯所信仰的宗教，他的公开反对禁酒法和支

持城市对他不利，但他可以利用经济危机来改变 1928 年的决定。他还对罗斯福怀恨在心，因为他觉得罗斯福曾无礼地冷落他。皱眉蹙额，喜欢嚼雪茄烟的众议院议长、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南斯·加纳也怀有当总统的野心——他的野心是由控制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煽动起来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陆军部长·贝克仍然高举着国际联盟的火把；而四度担任马里兰州长的英俊的艾伯特·里奇则对保守派具有吸引力，一个记者问里奇是否想当总统，他回答说：“当然想，谁不想呢？”

罗斯福亲自为自己的竞选活动作出大量的战略决策，而日常工作则托付给豪和法利去办，这两个人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豪形容枯槁，眼眶深陷，态度常常粗暴严厉；法利则是一个个子高大、和蔼可亲的爱尔兰人，圆圆的脸庞上带着笑容。豪在暗里活动；而法利天赋中就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对姓名和面相的惊人记忆力。在遇到多年前偶尔见过面的某个政界小人物时，他不仅能记起他的名字，而且还能想起一些细节说些奉承话，由于他具有这套本事。他在政坛突击队，即摇旗呐喊的群众中很得人心。

法利 40 出头，出生在罗克兰县，他的父亲是砖窑工人，被马踢死的，法利在还不到 21 岁的投票年龄时即已被选为家乡斯托尼角的办事员，虽然这里是

共和党的势力范围。早先他是艾尔·史密斯的支持者，由于有这位快乐勇士作后台，他爬上了纽约州的政坛。后来，罗斯福的风度、精力和明显的政治潜力吸引了他，因此他贡献出自己的才能为罗斯福工作。在1930年的竞选以后，罗斯福给法利写信说：“你干得漂亮，我用不着对你说，我是多么感激你。”

1931年初，豪和法利就创立了一个掩护竞选活动的组织“罗斯福之友”，向争取提名公开跨出了第一步。他们在麦迪逊大街比特莫尔饭店对面设立了个办事处，里面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竞选州长的班子。他们从这个拥挤的场所操纵着一架政治机器，其目的无非是控制住民主党。他们在充满内部分争的党内各派成员之间巧妙地施展着权术，小心翼翼地笼络着每一个人。在南方，罗斯福得摆出保守派的姿态，与艾尔·史密斯在禁酒问题上的那种“主张泡在酒里”的立场保持一段距离。在东部，他采取自由派姿态，并不反对滴酒不沾；在西部，他则是进步主义的白衣骑士，高举着标榜农业救济和公营电力的大旗。

豪和法利深知个人接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发动了一次通过写信和打长途电话的宣传活动，使自己能与全国的民主党组织的主席保持接触，这有点类似豪早在20年前为罗斯福争取再次当选州参议员而搞的写信活动，只不过更为先进罢了。每逢喜迎

嫁娶，吉日良辰，都送去赫然有罗斯福签名的热烈祝贺信。邀请前来奥尔巴尼和海德公园作客的请柬被分送给关键性政治家，以期他们在面晤州长后能受到影响。次要人物则收到附有签名的照片。表明罗斯福竞选能力的小册子和新闻公报充斥全国。有关各地政治家和政治情况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涌集到麦迪逊大街豪的零乱的办公桌上。情报被整理在一张张粉红色卡片上，对每一个对手的强点和弱点作出了坦率的估计。在豪的卡片上如实地描绘着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面貌：

琼斯·杰西
 休斯敦，得克萨斯
 有钱
 休斯敦《纪事报》拥有者
 彻头彻尾为自己
 野心勃勃
 对谁都漫天许愿
 出尔反尔
 卡特·阿蒙
 沃思堡，得克萨斯
 态度不明
 有势力
 竞选的后台老板式人物
 锋芒毕露

与谁都搞不来
康纳利·汤姆
马林，得克萨斯
美国参议员
政治家——无坚定信仰
友好但不表态
势力极大
关键人物
全州选出的代表
担心纽约形势

在民主党人于6月下旬在芝加哥开会确定候选人提名之前，罗斯福还需要面对35个州的代表大会和预选，他还需要有一个工作班子来提出主张和起草演讲稿和声明，并在思想理论方面全面地当好竞选事务的政治技术员。罗森曼不相信工作班子中有人能够应付这种挑战，因此他在三月份的一个晚上告诫罗斯福说：“如果竞选活动现在就开始，我们将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在使这位州长注意到这点后，罗森曼就建议召集一批大学教授向罗斯福献计献策，草拟有关农业救济、关税、铁路、政府债务和私人贷款这些复杂问题的备忘录。莫利素有足智多谋、善撰演讲稿的名气，因此派他招聘其他成员，并由他领导这个班子。这也许是罗森曼的外交手腕，因为莫利与他不同，同

豪的关系很好，因此可能有助于缓和这个小心眼人物对其他左右着罗斯福的那些人的猜忌。总统候选人往往都有自己的顾问团，但很少是由学者组成的班子。罗斯福最初不同意这个主意，认为学者只会高谈阔论，学究气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样，罗斯福对于开阔新天地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最后他同意了，但坚持只在纽约招人，一是因为经费不足，二是顾问可以随叫随到。由于这些限制，莫利只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仁中进行招聘。这些人年轻，富有想象力，抱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并不全都仰慕这位州长。

莫利本人是一个保守的革命派，他是做为一个刑法专家被吸收进罗斯福圈子里来的。雷克斯·特格韦尔虽是一位农业经济专家，但从外表看来更像是一个能博得妇女欢心的演员，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失败，因而主张对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调整。阿道夫·伯利是一本即将出版的有影响的《现代法人与私有财产》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他赞同商业结构的变革，公开声明支持·贝克。被罗斯福指定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任职的罗森曼和州长的司法助手巴兹尔·奥康纳都是这个班子的必然成员。

对外秘而不宣有这么一个学究顾问班子，因为豪担心这会给新闻界一个笑柄。他本人实际上对此也并不热心，照罗森曼的说法，他在同罗斯福谈话时还讥

讽地称这个班子是“你的智囊团”。《纽约时报》的记者不久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从此这个名称就被人沿用，使罗斯福和新政永远结成了不解之缘。正像豪所担心的，保守派报纸讥笑智囊团，经常将其成员描写成一批暴戾的激进分子。罗斯福受到这批学究顾问的激励和开导，顾问们则由于意识到自己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辅佐一位总统候选人而兴高采烈。

罗斯福面临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他一直关心的只是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看得更远，提出对付动乱的根源以及减轻动乱后果的对策和方针。照莫利的说法，罗斯福对于新的创见非常乐于接受，有时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有时他也觉得这些教授们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家做为试验自己理论的实验室而走得太快太远。特别是特格韦尔想推行的改造纲领过于激进，使得这位候选人感到难以接受。

罗斯福在政治上比他的顾问们更有经验，对政治现实和美国人心情摸得更透。在1932年春天，他的近期目标是获得提名。法利、豪等在召开代表大会时可能会争取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但罗斯福仍然难以达到获胜所要求的那种富有魅力的2/3多数。不仅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早期投票中占优势，他获胜的机会可能消失。罗斯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冒然超

越民意过远，确是一种鲁莽举动。聪明一点的做法，更有政治远见的做法，是先获得提名和当选，暂不宣布可能引起争议的主张，以便有时间对选民进行教育。法利就是接受了这种观点的一个人，他在过了多年以后说：“在我们提给罗斯福的主意和办法中，他只选用了能够付诸实施的那部分。”

1932年6月的最后几天，民主党人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云集芝加哥，他们确信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将由他们来选定。在同一个城市里，共和党人召开了给人以凄惨之感的全国代表大会，怏怏然再次提名赫伯特·胡佛为候选人，这就打消了民主党人的一切疑虑和担心，民主党人三三两两地簇集在湖滨饭店的休息室里和高级的非法酒店里，他们互相拍肩道贺，互相通报最新传闻，并且多方密谋策划。《纽约时报》的安妮·奥哈拉·麦考密克说：“对共和党人来说政治是业务，而对民主党来说则是一桩乐事。”

富兰克林没有去芝加哥，因为他不便于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留在奥尔巴尼则可无拘无束地作出战略决策。路易斯·豪、吉姆·法利和埃德·弗林在国会饭店设立了一个总部，但是每一个重要行动都向首长请示。弗林说：“我们做什么事都同他商量。”在州长官邸与设在1702号房间的豪的指挥所之间建立了专用电话线，代表们到达时，就由法利出面迎接，

并被带到那边去听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罗斯福欢迎“来自内不拉斯加州”或者“印第安纳州”或者“亚接巴马州”的“我的朋友们”的令人愉快的话音——罗斯福正在为争取他们的选票亲自做宣传。重要的领导人则与州长进行私下的长谈，走时通常都是印象很深。

豪看见自己20年前最初为罗斯福设想的目标要达到时心里反倒感到紧张和疑惑起来。他感到草木皆兵，他采取的一些安全措施显得滑稽可笑。跟随他多年并被他称为“兔子”的秘书玛格丽特·杜兰德在豪的儿子哈特利的协助下，对所有到1702号房间的来访者都进行了审查。弗林和法利住在相隔很远的套房里，他们通过一批信使同豪保持联系。这些信使来去匆匆，走的都是饭店的后部楼梯。一个年轻的助理被派到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芝加哥体育场，去征用三个相邻的房间，待法利搬到那里办公后，就可以把两头的两个房间空着锁起来，以防有人窃听。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忠实党徒”路易丝被从奥尔巴尼调来管理电话总机。女秘书得到警告不得与男人约会，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敌对候选人派来的奸细，亲罗斯福的代表们则被委派对其代表团内其他派别的成员进行监视。

国会饭店的一楼挤满了一个个竞选总部——被人戏称为“总统区”——他们录放的竞选歌曲造成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声：为罗斯福选的歌曲是《起锚》，

目的是使人们想起罗斯福与海军的关系；为史密斯选的是《纽约的人行道》；为加纳选的是《得克萨斯的眼睛》；为里奇选的是《马里兰，我的马里兰》；为哈里·伯德选的是《把我带回弗吉尼亚故乡》。竞选工作人员到处挤来挤去，伸手拉拢人，而且大肆宣传他们的候选人将如何如何会在大会上获得全胜，记者们钻来钻去寻求新闻；漂亮的女郎为过往的每个人别上竞选纪念章。罗斯福的总部最为活跃，也最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我刚才转了一圈看看每个笼子里的动物，以便确定支持哪一个”。1964年的民主党旗手约翰·戴维斯告诉记者说。当时，他是一走出法利的办公室就被记者们围住的。

走廊里赫然挂出一幅美国大地图，效忠于罗斯福的那些州被涂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说服犹豫不决的代表们趁早爬上罗斯福的竞选车，但是其他候选人则嘲笑这张图上显示的是地区，而不是实际票数。法利颇有信心地预测罗斯福将在首轮投票中获胜。而艾尔·史密斯则认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法利的神话故事”。其他几次清点支持人数表明，罗斯福离2/3的多数所需的768票还差大约80至150票。泽西城的弗兰克·黑格市长认为，罗斯福是民主党所能提出与胡佛对阵的一个力量最弱的候选人；一旦得到提名，他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任何一个州中都不会获

胜。罗斯福在得悉党魁黑格的这番激烈言词后，就口授了一个温和的答复由法利散发，这个答复意在不激怒任何人，并且强调自己作为党内协调和解者的作用：“罗斯福州长的朋友们来芝加哥并不是要批评、贬低或诋毁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民主党人。”

罗斯福在预选和党内核心会议上在34个州和六六个小州中获胜，其中大部分是在南部和西部，但是他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并不是确保无虞的。加纳拉拢了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庞大代表团；在密西西比州，罗斯福只以多一票优势获胜；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个竞争的代表团之一的团长休伊·郎参议员还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因素。这个头目当前虽然倾向于罗斯福，但这个矮胖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明尼苏达州也有两个代表团。但是，罗斯福面临的主要对手是艾尔·史密斯。他歪戴着草帽，来到芝加哥后就说他对“倒罗斯福”运动并无兴趣，但有意于防止形成一个“倒史密斯”运动。当一个记者问他希望这次代表大会会有何结果时，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写出一个诚实、简明的纲领并提名我为候选人。”

四、竞选“总统”

本章作为第三章的补充，有必要让读者多了解一些“竞选”内幕。

那年春天，罗斯福同史密斯在七个州里交锋。罗斯福赢了四次预选，史密斯赢了两次，而他俩在加利福尼亚州都落后于加纳。在马萨诸塞州，史密斯以三比一胜了罗斯福，这给了罗斯福很大的震动。尽管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州取胜，但史密斯在那里的成绩也不错。罗斯福惨败给史密斯是在纽约州，因为坦慕尼领导人约翰·柯里只让代表团中的1/3代表支持他，其中除了由弗林控制的忠于罗斯福的布朗克斯一地的代表外，都是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代表。坦慕尼为了西伯里的调查而进行这次报复，这些调查现在已使市长吉米·沃克陷入了灭顶之灾。不愿妥协的西伯里想弄清一个纽约商人为什么送给沃克246692美元作为一项股票交易的分红，而实际上市长在这项交易中并没有投资过一分钱。对限制城市街道上出租汽车数量表示关切的一家出租汽车控股公司的代表为什么给了沃克26535美元的债务？在沃克从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每周只有60美元收入的默默无闻的一

个记帐员怎么能够在银行开的一个户头上累积了961万美元，并用这些钱来支付市长的私人账目？衣冠楚楚的沃克想用俏皮话和谁也不相信的遁词把这一系列质问搪塞过去。

在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三个星期，西伯里把这场官司和盘端给州长去处理，这个行动使得罗斯福更加深信西伯里既要打击沃克又要打击自己。报界要求罗斯福立即采取行动，坦慕尼和改革派都在密切注视他如何处理这一进退两难的问题。面临这一必败无疑的形势，罗斯福尽量拖延时间，最后才把一份对沃克的指控书交给他。幸运的是，市长还能沉住气，直到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他才提出自己的答案。

“我们把罗斯福狠狠地揍了一顿！”朱厄特·肖斯说。尽管他在全国委员会中身居要职，但却公开地偏袒一方。“倒罗斯福”运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缺乏为了得到胜利所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即一致赞成的候选人。赫斯特不喜欢罗斯福，但更讨厌史密斯和牛顿·贝克的国际主义。关键是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的团长威廉·麦卡杜曾宣誓效忠于加纳，但他忘不了1924年发生的事，如果让他在史密斯和罗斯福之间进行选择，他一定会选择罗斯福，史密斯不愿表明他在自己得不到提名时将支持自己的对手之一，因而得罪了这些对手。这些快乐勇士实际上似已失去政治

实力。“当今的艾尔已不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同富人的交往显然使他变得摇摆不定。他已成了一个玩高尔夫球的球手了。”亨利·门肯这样写道。

罗斯福手下的人员在动身赴芝加哥前，曾在海德公园村碰头，确定他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策略。他们念念不忘钱普·克拉克以前的教训，他在1912年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拥有多数，但结果由于未获得所规定的2/3的多数票而败北。有鉴于此，他们初步同意在条件有利时期争取废除这项规定。但是未等法利和弗林作好准备，问题就失去控制，结果整个下午闹闹哄哄，看来好像罗斯福等不到被提名就失去候选人的资格。

在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会前三天，法利召集了大约65个亲罗斯福的代表团领导人开了一个组织会议。会上讨论了几个问题后，休伊·朗就提出一个敦促废除2/3多数票规定的决议案。法利由于意识到并非所有亲罗斯福的代表们都反对这个规定，于是就想把这个决议案搁置起来。他说，事先未同候选人商量，不宜替他就这一问题表态。但是党魁休伊·朗一在大会上出场，就大作文章，博得全场热烈赞同。康涅狄格州的瑟夫斯·丹尼尔斯、科德尔·赫尔、霍斯·卡明斯和其他一些人都支持他，使得法利无法控制会场。他显得手足无措，蒙头转向。可怜巴巴的妇女组

组长莫利·迪尤逊说，朗的决议案获得了通过，罗斯福的人马现在决心要为取消 2 / 3 多数票的规定战斗了——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这件事是给我的当头一棒”，法利说。成为罗斯福的中坚力量的南方保守派支持 2 / 3 多数的规定，因为这使他们有可能对党内审议的问题行使否决权，他们警告说，想取消这一规定的任何行动都将使罗斯福失去选票。法利忧心忡忡地立即给州长打电话，但由于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一次大风暴刮坏了电话线，法利花了好长时间才把电话打到了奥尔巴尼，罗斯福对这个坏消息坦然处之，他要法利让这件事慢慢地缓和下去，静观事态发展。不出所料，罗斯福的对手们攻击这个决议案是企图在比赛中途改变比赛规则。现在被人视为有可能意外获胜的候选人·贝克说，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提名有可能会使这种称号具有“道德上的缺陷”。几乎独立地使整个代表团拥护罗斯福的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参议员也不同意取消 2 / 3 多数票的规定。

由于罗斯福支持者的队伍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路易斯·豪就告诉州长鸣金收兵。于是一份措词巧妙的有关撤回决议案的声明就从奥尔巴尼送来了，但为了不失体面，声明保留了以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罗斯福的撤退虽然井然有序，但其初战却已失利，

法利责怪朗的行动冒失，给了反对派以可乘之机，他深信，如果取消 2 / 3 多数票规定的这个计划在大会上突然提出来，那么它有可能在“倒罗斯福”运动尚未组织好以前获得通过。不管怎么样，罗斯福的对手们现在尝到了甜头，于是，正如《纽约时报》说的，“史密斯这批候选人就又重新鼓起了劲头！”

6月27日下午快到1点钟时，约翰·拉斯科布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把占地大约两英亩的芝加哥体育场挤得满满的3216名代表和候补代表，他们拥有1154张选票。观众席上坐满了将近3万人，他们几乎都是艾尔·史密斯的热烈支持者，而且是由安东·塞尔麦市长的羽翼挑选出来的，为了节省开支，民主党人保留了共和党人原来布置的会场装饰，乔治·华盛顿的巨幅画像凝视着下面密密麻麻的人群。艾丽斯·朗斯沃思也留下来没有走，她无疑是巴不得自己的这位富兰克林堂兄会在争取提名过程中摔跤。“我是留在这里看看表演的”，当有人问艾丽斯公主为什么她这样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竟来参加民主党人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她这样解释说。“不管是共和党人的还是民主党人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一直都是参加的，这已经有25年以上的历史了。”闷热的天气使代表们喘不过气来，人们纷纷解开领带，脱掉上衣，整个体育场成了一个蒸汽浴室。

代表们一连站了两个小时听肯塔基州的艾尔本·巴克利参议员发表主旨讲话，把萧条完全归罪于共和党人。这位身穿白色衣服的巴克利宣称：“一个公正的人，不分男女，都不想冤枉胡佛先生，可是事实上胡佛政府及其奉行的政策的确是使我国和国际事务遭受灾难的主要原因，这是任何明智的观察者都无法否认的。”这个讲话很长，照威尔·罗杰斯的说法，这是“因为当你开始历数共和党人过去12年来尚未清算的罪行时，那是够你忙的了。”代表们都想得到机会显示一下声势，而当这个肯塔基人提议废除禁酒法时，一个狂热的场面爆发了。代表们涌进走廊里，又喊又唱，到处打出了横幅标语，个个乐队开始演奏，管风琴从大厅深处传出了深沉而又宏亮的竞选歌曲。“这是个开头”，法利说，“这些曲调持续了几乎一个星期，在每一次的暑气逼人，冗长而令人厌倦的晚间会议上反复地演奏，以致大部分代表都希望自己能有本事把管风琴连同所有的乐队都扔到附近的密执安湖里去。”

大会的真正工作是在第二天开始的。罗斯福的支持者这回没有重犯反对2/3多数票的规定的错误。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给亲罗斯福的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以席位，但是由于有少数派的反对，这一问题需经大会讨论表决。在这两个代表团的席位，罗斯福的

势力占了优势。下一个较量——即推选大会的常任主席——的结果是难以确定的。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因为常任主席可以通过指定发言人、裁决议题和打断论证来左右候选人的选举，伊莱休·鲁特在1912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干的。

罗斯福与其顾问们在海德公园村召开的最后决策会议上确定由汤姆·沃尔什参议员担任这个职务，而“倒罗斯福”一派则推举肖斯做候选人。他们指责罗斯福狡猾，不守信用，说他在几个月前当全国委员会一致同意肖斯时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州长的支持者则说，他当时只是同意把肖斯“推举”给大会，并不是“推荐”他。对立情绪如此之大，以致法利难以在怀有敌意的纽约代表团中间找到一个席位，尽管法利是一个正式委任的代表，在点名表决时，法利紧张地在几张长长的牛皮纸上作着记录，当沃尔什——以不到100票的优势——获胜时，他才感到如释重负，他以后从未忘记当时的这种心情。罗斯福喜气洋洋，当时他正在澳尔巴尔通过电话与芝加哥保持联系，抽空同萨姆·罗森曼一起草拟接受提名的讲话。《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声称他已听到不远处罗斯福的竞选车正隆隆开动。

“在此悬疑时期，精神紧张的程度几乎达到了身体所能忍受的限度，”法利说。“我每天工作十八九

个小时，与几百个人谈话，不断地同其他领导人商量，接受每个代表团送来的报告，每天至少两次接见几百名记者。我吃的是放在盘子里的便餐，内容通常是三明治加牛奶。在天亮前睡几个小时，这还要看有没有机会。人们围着我索要我所没有的大会入场券，这又增加了我的负担。还有其他几百个人也同样忙得晕头转向……”暑热加剧了路易斯·豪的气喘病。他躺在办公桌旁边的一张小床上，缩腿把膝盖顶在胸口上，大口大口地呼吸，同时从收音机里收听大会的实况。他的一个秘书莱拉·斯泰尔斯担心他会死去。“真见鬼”，一个记者说，“路易斯·豪竟病得这样厉害，半死不活的。但你知道得很清楚，他不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是不会死的。”

事情果然像预料的那样。罗斯福不但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而且竞选成功。

1933年3月4日，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罗斯福终于接替胡佛成了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并且于1936年、1940年和1944年连续当选美国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当选两界以上总统的只有罗斯福一个。

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总统后，推行“新政”，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在外交上，反对德意法西斯集团的侵略和战争政

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同盟。同时，罗斯福在此，即“二战期间”受到国内外普遍赞扬，这是后话。

五、二战时期的罗斯福

孤立主义者、修订主义历史学家和仇视罗斯福的人——有时他们是一丘之貉——提出了一种理论，证明日本袭击珍珠港是椭圆形办公室策划的可怕的阴谋。这种理论认为，罗斯福对日本人挑衅，以便从后门把美国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希特勒不愿向他宣战。认为罗斯福玩弄了阴谋的人们指责说，白宫的阴谋能手为使美国人民团结一致支持他，以时而履行职责时而玩忽职守的做法纵容日本人在太平洋制造一场事件，珍珠港事件把罗斯福从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这跟证明他密谋对日本人挑衅的证据是完全不同的事。即使罗斯福希望日本先发动进攻，看来他可不想拿出太平洋舰队作为牺牲品——特别是在他将需要这些军队赢得战争胜利的时候。

就罗斯福而言，太平洋战争是在不合适的时间，打的一场不合适的战争，他的政策的基本宗旨是使美国能够维持下去——最好是采用除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同日本交战则会耗尽同主要敌人德国作战的人力和装备。罗斯福把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调到珍珠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行动使日本不敢发动侵略。事实上，

美英俄三国陆军和海军的参谋人员1941年3月秘密制定的—1号计划已确定了“欧洲优先”的战略。如果美国被卷入一场两大洋的战争，它将通过防御性行动对日本进行牵制，直到希特勒被打败，盟国准备好对付日本为止。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是加紧对日本的经济压力，同时避免发火，因为太平洋舰队在往大西洋调动一部分军舰之后，力量很薄弱，各种军舰都不如日本海军多。罗斯福抱怨说：“我的海军实在不够用。”

指责罗斯福玩弄阴谋的说法还有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那就是即使罗斯福挑动日本向美国发动进攻，也不能肯定美国就会同德国作战，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轴心协定没有任何条款要求一个签字国在爆发战争之后援助其他签字国，日本利用这个漏洞没有同他的轴心国伙伴一道向苏联发动进攻，那么，为什么希特勒应该援助他的不那么忠实的盟国呢？如果他从自己打算不对美国宣战，那就是一手高抬，美国人和美国就将陷入一场远东战争，从而分散美国的实力并使美国的武器和补给品从欧洲前线转移到远东。

归根结底，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和美国错误地估计对方意图的结果，双方都希望和平，但是，它们给和平下的定义不同，对美国人来说和平意味着日本停战，停止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侵略；对日本人来说，和平

意味着东亚由日本支配。日本人说，美国人当然应该懂得，一个现代工业国必须能够得到原料和市场，控制满洲、中国和东南亚对日本是绝对必要的，而美国的政策却把道德同现实混为一谈，由于美国人民对中国持着理想化的看法，美国就把它的远东政策的基石放在一个与它的基本利益无关的问题上，即放在中国的解放上。罗斯福从来不相信日本会同西方国家交战而自取灭亡，他确信，他要是坚定立场，就可能迫使日本人收敛一下。到1940年底，除石油之外，美国中断了向日本出口所有至关重要的军用物资。

美国的种种让步是不是安抚了日本人？戈登·普兰奇最彻底地研究过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各种事态发展，他认为没有安抚日本人。他指出，日本的政策有其本身的动力，美国的让步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反而招致对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1941年7月，日本开始向南发动攻势，占领了印度支那，其中包括在金兰湾的重要港口。在被征服的法国实行统治的维希政权软弱无能，没有抵抗，华盛顿看到了警报信号。他认为，日本的挺进是最终向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进攻的序幕，美国人知道将要出现什么事。因为通过一种称为“魔术”的密码破译工作，美国正在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7月24日，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被召到白

宫，总统在那里发出一项严厉的警告，在他身旁一边是担任代理国务卿的韦尔斯，一边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罗斯福断言，如果日本试图夺取东印度群岛的石沿，荷兰人就会抵抗，美国人就会对他们援助，“鉴于我们自己援助美国的政策，结果立即会出现一种极为严重的局势。”这丸苦药有一层糖衣，如果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那个地区将出现中立的状况，并保证日本人可以自由地购买该地区的大米和原料，罗斯福对日本人接受这项建议不抱什么希望，但认为这是“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再次作出的一种努力”。

过了两天，由于没有得到东京的任何答复，总统对日本的经济进行了致命的打击，他下达一项行政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大约131亿的财产，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其中包括日本消耗的80%的石油贸易。然而罗斯福并不想勒死日本。

在美国实行禁运之后，美国人和荷兰人也紧接着拒绝向日本出售石油，愤怒的日本人认为，这一行动是西方国家包围日本帝国的最后一步。

同各个时代的战略家一样，日本人也依照上次战争的情况为下次战争作准备，他们打算一旦同美国发生冲突，就利用他们的舰队夺取菲律宾，攻打东印度群岛，然后在日本控制的中太平洋水域同挺进的美军

一决雌雄。但是在1941年初，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看到了美国的工业实力，他断言，如果不消灭在夏威夷水域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日本在同美国的一场战争中就没有获胜的希望。

山本五十六极力主张出动航空母舰对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发动突然袭击，他还坚持认为，如果摧毁美国舰队，日本就能够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征服菲律宾，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然后他就可以退到从千岛群岛到澳大利亚边缘的坚固的防线后面，并且利用防线内的交通和供应线击退对这个屏障的进攻，直到西方国家被迫接受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控制为止。

在从石沿禁运到珍珠港事件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令人厌倦的外交活动。以便赢得时间，罗斯福对丘吉尔说，他希望对日本人“娇惯”下去，因为美国设法避免同日本人交战的时间拖得太长，在大西洋出事的可能性就越大。日本领导层的文职官员争取时间找出一种既能安抚军国主义者又能避免战争的外交解决办法，两军方则利用这段间歇来完成战争准备工作。

日本首相近卫文02要求同罗斯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地点是在夏威夷，由于国务卿赫尔确信近卫文02将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因而反对进行会谈，因

为美国拒绝举行最高级会谈，近卫文相政府没有幸存下来。10月月中，首相对主要的好战分子东条英机大将说，除非日本“在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否则就不可能同美国达成外交解决办法。东条英机宣称，陆军永远不会同意按照这样的条款结束“中国事变”，于是近卫文相宣布辞职，天皇任命了东条英机，首相职务仍然由他兼任。为安抚天皇，东条英机于11月5日向华盛顿提出一项建议，这是日本作出的最后一次主动表示。如果在11月25日之前达不成协议，战争就会爆发，袭击珍珠港的实际日期定在夏威夷时间12月7日。

在华盛顿，“魔术”密码破译者把建议破译，建议中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日本表示愿意从东南亚撤军，但是美国必须首先同意停止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并结束石油禁运，赫尔会见了日本特使，罗斯福对伊克斯说：“他要是知道日本是否在打扑克那就好了，他不能肯定日本是在衣袖里藏着手枪。”在伊克斯看来，“总统还不愿意对日本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东京屡次向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发出警告说，他们只能在11月29日之前达成协议，过了29日，“事情会自动地发生”，参与破译截取的密码的几个人越来越紧张了。袭击珍珠港的保密措施很严，这两位使节都没有意识到进攻部队已悄悄地溜进北太平洋的大海

雾气之中了。

罗斯福想做出最后的努力来制止逐渐走向战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他建议同日本人和解，或者达成暂时解决办法，目的是使远东局势恢复到1941年7月的状况，这样，美国将取消石油禁运，中国和日本将开始会谈。作为回报，日本将不再向印度支那派遣部队，并同意即使在美国同德国和意大利交战的情况下也不执行三国轴心协定，11月24日，罗斯福对丘吉尔说：“我不抱很大希望。我们都必须做好准备来应付不久就可能出现的真正麻烦。”第二天，总统同他的战时委员会讨论日本发动突袭的可能性，史汀生说：“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引诱他们陷入开第一枪的地位，而又不给我们造成过份严重的危险。”

由于中国人表示惊恐，担心美国同日本人达成协议会有损于他们的利益，罗斯福关于达成暂时解决办法的计划没有实施。“蒋介石怎么样？”丘吉尔问道，“他是不是吃不下饭？”要是总统看到一线希望，无论如何他也会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但是在11月26日上午，正当罗斯福还在举行床边会议的时候，史汀生闯了进来说，已经发现一大队日本舰队运输船正在从台湾向南驶去，罗斯福听了“勃然大怒”，他宣称：“这改变了整个局势，因为这是证明日本人进行欺诈的证据，他们在为全面停战——全部撤军——谈

判时，不应该向印度支那派遣那支远征军。”美国一气之下撤回了停战计划，赫尔又提出一项十点建议，重申了日本以前拒绝的那些原则。

第二天，“战争警报”传到美国驻太平洋部队司令部，其中包括驻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和夏威夷卫戍区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他们得到的通知是，谈判已经破裂，预料日本将在随后几天内向菲律宾等地发动进攻。他们正奉令“部署适当的防御力量”。金梅尔认为，夏威夷眼下不会受到威胁，因而没有命令部队全部位于戒备状态，没有安装防鱼雷网，也没有开始进行空中搜索。当时要是进行空中搜索，就可能在日本舰队逼进时发现它。肖特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夏威夷受到袭击，他除了把飞机集中在机场防破坏之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华盛顿官员也有过错，他们没有把情况的不断变化随时通知金梅尔和肖特，也没有询问为应付这场危机采取了什么措施。

绝大多数美国人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同日本的会谈即将失败，在远东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一旦发生战争美国领土会遭到突然袭击。美国人往往看不起日本。日本的军舰和飞机是模仿美国装备制造的，质量低劣。近视的日本飞行员不能击中目标。日本的茶馆经济在战时的压力很快就会垮台。

纽约的小报《下午报》刊登一篇文章，写的是我们如何用60天的时间战胜日本的问题。绝大多数美国人过感恩节时没有过份不安的情绪。基督会的感恩节晚宴推迟到11月29日星期六，以便总统能够出席。他刚到温泉就去看望利汉德小姐，她在1940年夏天中风后，一直没能彻底恢复健康，现在正逐渐恢复。总统回到白宫后接到赫尔的电话，说远东局势已经一触即发。

在12月的整个第一周内，在华盛顿有一种感觉，认为有一台无法控制的机器已经运转起来，谁也不知道如何将它停下，赫尔继续同野村吉三郎进行毫无成果的会谈，同时，他们在等待日本对美国十点计划的答复。罗斯福要求国会领导人不要连续休会三天以上。总统每天都同战时委员会开会。情报机构提供的关于日本军舰动向的报告不断送进来，破译的“魔术”密码透露，东京外务省已经通过它的驻外务使馆烧毁外交密码，这是即将断交的可靠迹象，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在前进，因为那些军舰在整个航行期间绝对不准发报。

12月5日星期五，内阁召开会议，赫尔宣称：“我肯定什么都不想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确信，他们不光明正大，模棱两可；说话有两层含义…他们是我见到的最恶劣的人。”除史汀生和诺克斯以

外，别人都没有什么可说，只是对事态发展的方向表示惊愕。据珀金斯小姐说：“谁都根本没有表示过日本人那时可能同美国交战的思想。”

诺克斯说：“你知道，总统先生，我们知道日本舰队在哪里。”罗斯福环顾一下周围，然后海军部长接着说下去。“我们得到的非常秘密的情报表明，日本舰队已经出去，离开了港口，正在海上行驶，这个情报决不能出这个房间。”

在罗斯福的追问下，诺克斯承认，关于日本舰队的动向，没有任何准确的情报，但是一切迹象表明，它在向南朝着新加坡的方向驶去，罗斯福逐个问了在座的人，一旦受到袭击，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珀金斯小姐认为，总统不是想听取战略上的意见，而是想通过他们的反应对舆论进行估计。人们一致认为，如果新加坡受到袭击，美国应该援助新加坡人。

会议结束时有一人乐观地说：“日本舰队出海也许是进行演习。”

12月6日，罗斯福亲自向日本天皇裕仁呼吁和平。来栖三郎曾告诉他，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途径。他在电报中说：“我们两国都有恢复传统的和睦、防止人类进一步死亡和毁灭全世界的神圣义务，这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伟大的国家和人民，而且也是为了邻邦的人民。”

他把电报发出去之后对一些出席晚宴的客人说：“这是凡人之子向上帝之子发出最后的电报。”他向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保证，一旦美国领土或荷兰领土受到进攻，“我们显然都应该站在一起”。那天深夜，一名特别信使送来了“魔术”破译系统截获的日本对美国建议的共有十四部分的答复的前十三部分。这份电报指示日本使节通知美国政府，日本拒绝接受那项建议。罗斯福用大约10分钟读完了电报，霍普金斯不安地在室内踱步。

“这意味着战争。”总统把电报递给霍普金斯时说。

“既然战争无疑将在日本人感到方便的时候爆发，”霍普金斯回答，“我们如果不能首先发动进攻和防止任何形式的突然袭击，那就糟糕了。”

“不，我们不能这样做，”总统说：“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们。”

几个小时以后，在地球那一侧的中太平洋上，六艘打着日本太阳旗的航空母舰掉头迎风行驶，准备出动致命的机群。当第一架飞机在旗舰“赤城号”飞行甲板上起跑冲向黎明的天空时，飞行员庄严地三呼“万岁”，快速前进，在15分钟之内，183架轰炸机、战斗机向南朝着大约230英里远的珍珠港飞去。

富兰克林·罗斯福穿着儿子的一件旧毛衣，翻阅着集邮册，期望星期天下午会平安无事。他刚在办公桌上吃完午饭，正在同哈里·霍普金斯聊天。1点47分，电话员说弗兰克·诺克斯坚持要求和总统通话。

“总统先生，看样子日本人好像袭击了珍珠港！”诺克斯宣称。

“不会！”

当罗斯福把这一消息告诉霍普金斯时，他不能相信。肯定，日本人永远不会袭击夏威夷。

总统说：“这恰恰是日本人会采取的出乎意料的行为。就在他们谈论太平洋和平的时候，他们却密谋破坏和平。”他谈了一下自己为使美国不介入战争所作的努力，然后又怀着沉重的心情说：“如果这则消息属实，那就完全使我无法控制局势了。”

下午两点零五分，总统打电话给科德尔·赫尔，转达了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赫尔告诉他，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刚到国务院，东京给这两名使节下达的指示的最后一部分——已被“魔术”截获——明确地告诉他们在下午1点转达日本拒绝接受美国和平建议的照会。这是在开始袭击珍珠港前不久，这个照会显然是打算中断两国关系。但是，日本大使馆一片混乱，照会没有及时翻译出来。罗斯福指示赫尔接见日

本人，但是不要提袭击珍珠港的事，他应该对他们以礼相待，冷淡地“把他们打发出去”。国务卿本来想接见野村吉三郎，但还是决定服从罗斯福的命令，因为这个消息不真实的“可能性仍有百分之一”。

赫尔拒绝同日本使节握手，也没有请他们坐下。由于已经看过“魔术”截获的电报，他假装把他们递交的照会匆忙地浏览了一遍，他冷冰冰，愤怒地说：“我担任公职50年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份充满无耻谎言和歪曲事实的文件——无耻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如此之多，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象到地球上有任何政府能说出口来。”野村吉三郎听了这番苛刻的话不知所措，想进行抗辩，但是赫尔愤怒地挥手，示意日本使节出去。野村吉三郎回到马萨诸塞大街的日本大使馆后才获悉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过了不久，愤怒的人群就包围了日本大使馆。

这时，斯塔克上将已经给总统打电话证实了袭击的消息，关于太平洋舰队受到严重破坏的消息也在慢慢地传到了白宫，战时内阁被召集在一起，罗斯福向史蒂夫·厄尔利口述了一份新闻公报，在总统的书房里人们的心情不断变化。首先，人们听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时感到震惊，然后又为美国进行干涉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而感到宽慰。但是，当人们弄清人员、军舰和飞机的损失很大之后，焦虑和惊恐的心情

就变得突出了，罗斯福设法同夏威夷驻军司令打通了电话，他的反应——他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该死的，竟有这样的事！”丘吉尔从伦敦打来电话，想证实一下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

“总统先生，关于日本，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十分确实，”罗斯福回答，“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发动了袭击，现在我们大家是风雨同舟了。”

格雷斯·塔利被找来记录下斯塔克从海军部用电话报告的断断续续的消息，然后向总统转达，屋子里一片嘈杂和骚乱，她甚至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只好躲进一间卧室里，每当她记录下一点惊心动魄的消息时，沃森和马文·麦金太尔都到她身后去看一眼，她从来没有忘记那天下午人们“极为痛苦和几乎歇斯底里”的情绪。一些官员预料，日本人在对珍珠港进行毁灭的袭击之后接着又会入侵夏威夷，另一些官员认为，西海岸会成为下一目标，当总统在电话里同夏威夷州州长瑟夫·波因德克斯特讲话时，旁边的人听到波因德克斯特尖叫着：“天啊！就在此刻夏威夷上空又有一群日本飞机！”

罗斯福表面上显得镇定自若，但是，据塔利说，就在他表面上镇定自若的时候，他内心里却满腔怒火，“每次得到新的消息，他都严肃地摇摇头，加重嘴

上的表情，”他想采取援救行动，同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讨论了部署部队的问题，指示赫尔随时向拉美国家介绍情况，使他们准备就绪，并命令史汀生和诺克斯在所有的国防工厂和关键的设施设岗，然而，总统不允许在白宫周围由军人站岗，因为白宫已经吸引了焦虑的美国人，他们聚集在栅栏外面，寻求新的保证和指导。

罗斯福把塔利叫到他的书房时，漫长的冬天的阴影已经开始降临。大家都离开了书房，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说：“请坐，格雷斯，明天我去国会发表讲话，我想口述我的讲稿，篇幅不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把烟吐出来，开始以他通常口述信件的那种冷静的调子口述讲稿。他清晰地，慢慢地念出每一个字，小心谨慎地说出每一个标点符号和新的段落，讲稿500字多一点，口述时没有犹豫，也没有重新考虑。

在总统前往国会要求向日本宣战时，在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露出的烟囱还冒着浓烟。满地上最突出的是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歪歪斜斜的三角桅杆和“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船身。“亚利桑那号”已经成为将近1100名官兵的坟墓，“俄克拉何马号”看上去就像一条试图冲上沿滩的巨鲸，一些小船慢慢地驶来驶去。从漂着一层油的水中打捞水兵和海军陆战

队队员的尸体，总共有19艘军舰被击沉，击坏。其中包括太平洋舰队的全部作战舰只。据估计，美国损失265架飞机，绝大部分是在整齐地排列在地面上被炸毁的。美国总共死亡2403人，受伤1187人，日本人损失29架飞机，55名飞行员，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军史上最严重的惨案。

总统在他儿子詹姆斯的搀扶下走下众议院的讲台时，受到一阵又一阵鼓掌欢迎，共和党人也鼓掌欢迎，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因为在全国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刻政治上的敌意已经消失。珍珠港事件已经使美国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一手扶着讲台，一手打开一个好像小学生使用的黑色笔记本，他的眼睛在大厅里环视片刻，看看坐在前排的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各国外交使节，然后抬头望望座无虚席的楼厅观众席，在那里他夫人同伍德罗·威尔逊的夫人坐在一起。在全国各地，美国人集聚在收音机前，倾听人们熟悉的声音。总统非常谨慎地说：

〔2〕〔5〕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将是臭名昭著的日子，美国受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突然的、蓄意的袭击。

美国同那个国家处于和平状态，应日本的请求仍在同它的政府和天皇对话，期望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这次袭击给美国海军和陆军造成严重损失，许许多

多的美国人丧生……

昨天，日本政府还对马来西亚发动了袭击。

昨天晚上，日本人袭击了香港。

昨天晚上，日本人袭击了关岛。

昨天晚上，日本人袭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天晚上，日本人袭击了威克岛。

今天早晨，日本人袭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已经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了一次突然攻势……

作为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我已指示，采取一切防御措施。……

由于有对我们武装部队的信心……有对我国人民的极大决心——我们将取得最后胜利，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请求国会宣布，既然日本在12月7日星期四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袭击，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 参议院没有经过辩论，在一个小时之内一致批准了总统的请求，众议院听了几个人的讲话，然后投票通过，只有一人反对，英国也同美国一道向日本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罗斯福变成了一位全球的领导人，原来他是“新政老博士”，现在成了“赢得战士

的博士”；虽然许多国内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他把绝大部份注意力集中到战争上，总统在紧急时期总是处于最佳状态，以开始实行新政时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担负起指导军事、外交和国内政策的负担，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白宫，他也喜欢他的非常扩大的权力。赫尔指出，总统对自己的新作用感到格外自豪，并且愿意在国宴上以总司令而不是以总统的身份被介绍给客人。罗斯福的当务之急是取得军事胜利，然而，他想避免伍德罗·威尔逊在谋取和平时所犯的错误。威尔逊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确保盟国的联盟在战后继续存在下去，更重要的是，他未能同苏联达成真正的谅解。

对于罗斯福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是有争议的，就像对他的总统职务的每一方面是有争议的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看法：一种看法把他描绘成一位使自由世界团结起来，取得了伟大胜利并把美国推到世界舞台中心的领导人，另一种看法带有为冷战寻找替罪羊的倾向，把他描绘成一位慌手慌脚的参战者。对战争指导无方，然后又未能在雅塔尔获得和平的总统。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罗斯福是一位天真的政治家，不顾苏联政权的残忍，试图迷住斯大林，结果遭到失败。实际上，他过于玩世不恭和狡猾成性，而不会采取这样天真的策略。他认为，他能智胜斯大

林，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罗斯福认识到，赢得战争和维护和平需要俄国合作，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减轻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他奉行了他认为是现实的政策。罗斯福作为战争领导人的伟大在于他能够使自由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这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黑暗日子里他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日本人像初升的阳光一样从自己国内的岛屿成扇形向外展开，到1942年初，已征服菲律宾、香港、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和印度已受到威胁，日本在阿留申群岛夺得了立足点。由于关闭了滇缅公路，中国已经陷于孤立。希特勒的军团已经开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郊外，德国潜艇即将在大西洋战役中获胜。罗斯福满怀信心的乐观态度就像在失败后的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放射着光芒，他经常在电台上发表着讲话，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确保美国人民战斗到胜利的决心永不动摇。他宣称：“不管我们的敌人……在绝望中可能试图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将像伦敦人民说的那样：‘我们都能承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加倍还击。”

罗斯福像小孩一样，对秘密的战争工具有强烈的爱好，他获悉丘吉尔有一个特别总部，在那里随时注视着军事行动，因此他下令为白宫设立一个类似的总部，命名为地图室。每天他都到那里听取各条战线上

的每日事态发展的汇报。总统为自己以前在海军服过役感到自豪，对一位助手说：“我不需要人们向我详细解释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情况。”在战争之前，他对海军给以一种占有者的关注，甚至插手高级军官的提升和委派，马歇尔将军完全意识到，要是在军种之间发生争论，总统可能同情哪一方。有一次，他愉快地恳求说：“总统先生，在谈话时至少不要把陆军说成‘他们’，把海军说成‘我们’。”

罗斯福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坚决执行文职人员控制的原则，他还对军事事务保持健全的怀疑态度，当初他曾选择一个颇有才能的军事顾问班子来制定世界性的战略，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都在这个班子里工作，这些军事顾问包括：陆军的马歇尔上将，海军的欧内斯特金上将和陆军航空兵的亨利·阿诺德上将，威廉·李海上将担任他的私人军事助手和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系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安排后勤工作，并制定派人员、军舰和飞机参加战争的指示，在参谋长们的帮助下，罗斯福挑选出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切斯特·尼米兹将军和首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样的能干的战区司令。丘吉尔用常常考虑欠周的建议打扰他的参谋人员。而罗斯福却很通情达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干涉日常军事行动，这同丘吉尔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总司令，罗斯福在海军和陆军之间，在各个战区司令之间，在作战的需要和国内战线的需要之间以及在美国人对紧俏的补给品的需求和俄国人对紧俏的补给品的需求之间，发挥了调停人的作用。由于他通常看重说服而不是靠发号施令，所以对军事战略的控制不严，但对在什么问题发挥最高权威，则是毫不含糊的。正如威廉·埃默森指出的那样，罗斯福懂得“政治领导必须听取军方的技术性意见和建议”的原则，“但是不管以什么为代价，政治领导必须支配和指挥军事工具，使之支持自己的目的，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在太平洋遭到失败后的黑暗日子里，他坚决主张，同德军作战是当务之急。在自己的军事顾问的反对下，他坚持认为，希特勒是最危险的人。没有日本，德国能够生存，但是如果打败德国，日本人就活不了多久，他不顾专业人员的抗议，仍然极力主张在1942年入侵北非。

马歇尔和金都是讲话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人，总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信任，马歇尔文静自信，沉默寡言，说话温柔，同反复无常的罗斯福恰恰相反，总统爱开玩笑，用直呼名字表示亲近，马歇尔对此心里感到胆怯。当初，他曾对总统在紧急时期领导全国的能力表示怀疑，一直到——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波格记载的那样——他在珍珠港事件

之后看到总统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才消除了怀疑。马歇尔主要负责扩充、训练、装备和部署陆军，丘吉尔后来称他为“胜利的真正组织者”。罗斯福决定不派马歇尔去指挥盟军1944年对欧洲的入侵，这说明他越来越信得过这位将军的正直和判断力。总统对他说：“我觉得，你要是出了国，夜间我就睡不着觉了。”

金上将性格顽强、才华横溢，脾气暴躁，是罗斯福想象中善于作战的水兵的化身。就在两年前，他本来应该被提升到高级统帅地位，可是却没有获得晋升，因为据说他酗酒，追逐别人的妻子，而且树敌过多。他在解释他突然被晋升到世界上最大海军的统帅地位的原因时说：“他们遇到麻烦时就又派人找那些畜生了。”金坚决主张全力以赴同日本人作战，从而激怒了美国人，丘吉尔认为他性格暴躁，不容忍不同意见。对美国人来说，最令人烦恼的是，皇家海军已经亚于金的海军成为第二流的海军了，——这位上将永远没有让他们忘记这一点，金还反对罗斯福试图干涉海军的作战行动，总统尊重他的行家的意见，终于放弃了试图干涉他的做法，然而，总统发现他至少可以指挥海军的一个机构而不致惹金生气，1942年8月，这位总统的海军助手收到了下述备忘录：

请你告诉海军乐队，我们不喜欢他们演奏国歌的方法，演奏中不应该有许多虚饰。

罗斯福

罗斯福已经成为大联盟的守护神，他决定使这个联盟作为和平的保证者完整无损地度过战争，盟国之间虽然在欧洲优势这个战略问题上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但是还存在着分歧，有时，这就好像他们是在进行战争中的战争一样，罗斯福作为调停者的所有技能都受到了考验。盟国不仅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的怀疑和怨恨也很严重，俄国人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丘吉尔的操纵下试图扼杀他们的革命行动，美国也没有对1939年使希特勒为所欲为的德苏条约表示原谅。西方民主国家还总在担心斯大林可能同希特勒单独媾和，如果事实证明这样做对他有利的话。

最棘手的矛盾也许是，它们都没有共同的敌人。俄国人没有同日本交战，中国也没有同德国交战，丘吉尔和斯大林看不起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或政治力量没有什么信心，罗斯福虽然对中国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却把中国视为将来对日本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基地。在西方领导人当中，只有他设想中国战后会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头两年战争中，欧洲第二战线的问题在盟国关系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斯大林受到德国的进攻，需要援助，因此迫切要求立即入侵西欧，

从而使希特勒不得不把部队从东线转移开。丘吉尔念念不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血教训，对斯大林的要求表示反对，他担心，要是在法国大规模登陆，往最好处想也是冒风险，并可能造成伤亡，相反，他主张采取边缘战略，穿过挪威和地中海向德军发动进攻，来消耗他们的力量。与此同时，对德国工业进行大规模轰炸，美国计划人员认为，这项战略根本不解决问题。纳粹德国是敌人抵抗的中心，他们极力主张，有了足够的人员、船舶和飞机，就马上横渡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在战略方面，罗斯福同斯大林的关系要比他同丘吉尔的关系更协调一致，但是由于盟军的实力限制，无法在1944年以前实现开辟第二战线的诺言，斯大林轻蔑地驳斥了这种论点，他那阴谋家的头脑里产生的怀疑是，当时正在听任俄国和德国互相残杀，这样，资本主义者就能统治战后的欧洲。

在连续举行的十四次首脑会议上，罗斯福同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举行会晤，解决了全球战略，优先处理盟国之间的摩擦。罗斯福确信，在这些关键的谈判中，只有总统能够代表美国，他喜欢在高级会议上施展手腕，讨价还价，在这些私人会晤中，他利用他谋求妥协和解的本领来缓和紧张关系，并协调盟国为赢得战争作出努力。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年，罗

斯福的绝大部分会晤是同丘吉尔举行的，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致首相看来就像一个横跨大西洋去上班的人一样。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后，他很渴望同总统磋商。珍珠港事件后刚过两个星期他就来到华盛顿，在那里逗留将近一个月，丘吉尔住在一间大卧室里，同霍普金斯住的房间相对，中间隔一个大厅，离罗斯福自己的房间不远，他们进行过多次非正式的相互拜访。据霍普金斯说，有一次，罗斯福坐着轮椅进了首相的房间，这时丘吉尔刚洗完澡，身上一丝不挂，还滴着水。总统很尴尬，忙表示歉意，转身想走，但是丘吉尔说：“英国首相没有要向美国总统隐瞒的东西。”

丘吉尔来华盛顿是为了讨论军事计划，但是罗斯福坚持利用当时称为阿卡迪亚会议的机会宣布政治目标。在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之后，同轴心国交战的26个国家于1942年元旦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联合国”一词是罗斯福制造的，这些国家保证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不同共同的敌人签订单独的停战协议或和平条约，罗斯福逼迫丘吉尔允许印度在宣言上签字。罗斯福还使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相信，遵守大西洋宪章并不要求他的国家保证改变反宗教的政策。他假心假意地坚持说，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不信宗教的自由。罗斯福的论点如此有力，丘吉尔

甚至想保证在罗斯福离开白宫以后，要推荐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丘吉尔在华盛顿期间极力主张立即入侵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地区，使德国的非洲军团陷于两只盟军中间，并使地中海重新向盟军的船只开放。罗斯福渴望让美国部队在1942年同轴心国作战，因此对这个建议表示赞成。然而，史汀生和马歇尔强烈反对这项计划，他们强调船只和装备不定，总统于是改变了主意。马歇尔力主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发动大规模入侵，以便能尽早在1942年建立一个有限的滩头堡，这项战略终于被盟国接受。

以后发生的几件事使这项战略未能实现。1942年5月，苏联外长维亚契斯拉夫·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警告罗斯福说，俄国人也挡不住德军的夏季攻势，他坚持立即开辟第二战线。总统听了深为感动，对莫洛托夫说，他可以向斯大林保证，“今年”将开辟第二战线。向俄国人民作出这种保证使丘吉尔感到不安，于是他又同罗斯福会晤，总统到机场迎接他的客人，并带他游览了那个地区，丘吉尔还是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入侵继续提出一连串的反反对意见。

6月21日，当两位领导人正在华盛顿继续会谈的时候，传来了隆美尔已攻占托布鲁克的消息。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罗斯福问。

“你们能给我们多少谢尔曼型坦克就给我们多少，并且尽快运到中东来。”

总统当即作出决定，下达了必要的命令。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的抵制做法感到很恼火，想把美国的大部分部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来，罗斯福制止了这种苛刻的行动，据史汀生说，入侵北非始终是总统的“重要的秘密计划”，他用这场入侵代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当英国人迟迟不确定登陆日期时，罗斯福逼迫他们同意了1942年10月30日这个最后期限。他对盟国终于同意发动攻势感到欢欣鼓舞，下令“全速前进”。

主要由于在大炮、飞机、坦克，尤其是登陆艇和商船的生产中出现了障碍，使盟军不能按时发动攻势。动员工作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开始，但是，美国的用以粉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战争机器在运转当中还存在混乱和摩擦，为了把和平时期的生产转为战争时期的生产，为了修建新的工厂和确定人力和装备的轻重缓急，就需要以美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实行集中的控制和计划。一些企业家，特别是汽车制造商，反对这种改变，声称罗斯福只是在利用这种紧急情况作为促进新政的激进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借口，总统唯恐在和平时期严格控制美国经济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因此行动迟缓。同许多新政时期的

机构一样，他草率成立的各种委员会是短期压力的产物，而不是长期计划的产物。

珍珠港事件使这许多动不了的齿轮又动起来了。罗斯福比绝大多数美国人更清楚地懂得，现代战争不仅是作战部队之间的一场格斗也是互相竞争的技术之间的一场格斗。他坚持要实现似乎是异想天开的生产目标。他在起草1942年的国情咨文时把他的工作人员提出的各种生产数字予以提高，把那年生产的飞机增加到6万架，坦克25万辆，高射炮2万门，600万吨船舶，以填补被出现在美国海岸附近的德国潜艇群击沉的商船。他对提出异议的霍普金斯说：“哦——如果生产人员真的在干，就能办得到。”这还只是个开端，下一年的目标是125万架飞机，75万辆坦克，35万门大炮和1000万吨船舶。他宣称：“这一些类似的数字……将使日本人和纳粹分子知道一点他们袭击珍珠港引起了什么后果。”

1942年1月，罗斯福为了结束混乱不堪的局面，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由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经理唐纳德·纳尔逊领导，以便集中指导战争工作。战争生产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多次遇到风波，经历了挫折和斗争，总统按照通常的做法，如果对一个机构不满意，就成立一个新机构来接替它的职能，而不废除原来的机构。据一位权威人士说：“罗

斯福组建一个部级机构的通常方式是把它从中间分开。”最后，他在1942年10月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后来改名为战时动员局，由前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贝尔纳斯领导。贝尔纳斯为了从罗斯福肩上接过治理国内经济的担子，辞去了在最高法院的职务。人们称他为“助理总统”是完全有理由的。他在白宫东厅的一间办公室里确定了关于轻重缓急、生产、人力、工资和物价的政策。

罗斯福在确定了宏伟的生产目标之后，便由他的部下来试行，仅当争端有搞乱战争工作的威胁时才去进行干预。据弗朗西·珀金斯说：“他是催化剂，通过他的努力可以创造性地驾驭混乱的局势。他与其说是一名小心谨慎，方式直率的行政官员，倒不如说是一种能创造并给人以活力的药剂。”关于罗斯福是否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的生产能力，斯大林大概是最公正的鉴定人。这位苏联独裁者在他感情比较奔放的一个时期宣称：“没有美国的生产，联合国可能永远打不赢这场战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工厂和造船厂制造了飞机2993万架、各种舰艇721万艘、商船4900艘、坦克863万辆、步枪854万支、弹药和炸弹1400万吨。与此同时还动员了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军事力量。在战争结束时，陆军和海军的男女军人为1200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高

峰人数大约为340万。

企业家们蜂拥到华盛顿加入各种战时机构，战时的合作还消除了企业界和政府之间在新政时期存在的鸿沟。战争产生了军界——工业界集团，像西雅图这样的城市和加利福尼亚南部这样的地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费开支。战争促使了美国工业的集中，美国最大的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56家最大的公司得到了3/4的联邦军事合同，蒸蒸日上的军事工业吸收了大萧条遗留下的失业大军，甚至以前在劳工市场最底层的妇女、青少年和黑人都找到了高薪的工作。工会会员增加将近一倍，达到大约1500万。虽然由于工人要求分享较多的战时利润发生了一些“自发性罢工”，但是损失的时间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由于约翰·刘易斯的好战态度和他手下的煤矿工人的罢工，公众和国会感到非常不满，1943年，国会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对劳工不利的史密斯——康纳利法。

毫无疑问，罗斯福在国内问题上最大的失误是他批准了赶走居住在西海岸的大约12万日本侨民——其中2/3是美国公民——的决定。珍珠港事件后，人们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偏见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侨民有严重的背叛行动，或进行过间谍活动，但是像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厄

尔·沃伦这样的地方领导人却逼迫陆军重新安置日本侨民。可西海岸防务司令部司令约翰·德威特宣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我一个都不想让他们居住在这里。”

仅仅几个星期之前，总统曾在《人权法案》通过150周年之际对该法案大加赞扬，但是他没有提出异议就签署了授权拘留西海岸日本侨民的命令。日本侨民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奉令要在一个星期内卖掉住宅、农场和生意，通常售价只是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他们被赶进遥远沙漠地区的迁移中心，比集中营好不了多少。他们在那里住到战争即将结束。为什么罗斯福允许采取类似纳粹分子对待犹太人的行动呢？他从来不是一位强烈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的文职人员，他屈服于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几乎没有考虑到后果。奇怪的是，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却没有被拘留，即使夏威夷群岛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实行军事管制。

罗斯福还对纳粹分子杀害600万欧洲犹太人视而不见。随着战争的到来和希特勒领地的扩大，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糟，因为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对向难民发放签证的条件加紧了限制。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心理。虽然他个人同情犹太人的困境，但是他却把难民问题交给同情心较小的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负责处理。朗是一位老练的威尔斯

式人物，向民主党提供了大量的捐款，对难民问题有管辖权。他即使不仇视犹太人，也是最不同情犹太人的。他担心，降低移民条件会使大量伪装难民的共产党间谍和纳粹分子间谍进入美国。他和其他官员一道对援救犹太人的无数次努力加以阻挠，并且扣压关于希特勒打算将犹太人灭绝的情报。

到1942年初，希特勒实行最后解决的计划的详细情况已经传到国务院，但是许多官员都不相信这些消息。他们把这些消息比作盟国宣传家们为诱骗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散布的关于德国暴行的消息。然而，关于死亡营和大屠杀的证据越来越多了。一再要求美国人和英国人轰炸通往集中营的铁路线的呼吁被置之不理，因为这样分散力量只能推迟赢得胜利的时间，而只有胜利才是犹太人的最大希望。1943年，英美两国在百慕大举行会议，讨论难民问题。尔后，国务卿赫尔告诉罗斯福：“按照某些压力集团鼓吹的一项计划，要把数目未定的人从未透露的地点转移到未知的目的地，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对赫尔来说，这可能办不到，但是对亨利·摩根索来说却不然。作为一名犹太人，传到华盛顿的消息使他感到极度痛苦。1944年初，他指示财政部总律师伦道夫·保罗起草一份关于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

的研究报告。保罗写了一份措辞直率的报告，标题是《关于本届政府默许杀害犹太人问题向部长的报告》。这份报告毫不客气地进行强烈的攻击，它指责说，国务院官员“不仅未能利用供他们使用的政府机器把犹太人从希特勒那里援救出来，反而甚至利用这台政府机器阻止援救这些犹太人的工作。” 摩根索亲自把这些结论提交给总统，总统似乎感到很惊奇。在一个星期之内，罗斯福成立了一个不受国务院管辖的战争难民委员会来接管难民问题。该委员会的代表从毒气室里营救出数千名犹太人。但是，罗斯福要是早采取行动，其他几十万犹太人也可能得到挽救。正如对待日本侨民的情况那样，他的过失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而是未采取行动——造成的后果更加悲惨。

1942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罗斯福不耐烦地等待着在北非的入侵。他渴望发动攻势，满足国内和俄国提出的采取行动的要求，对每一个有关的人都施加压力，要求尽可能早的时刻发动进攻。他一次又一次地宣称：“时间是要素。” 随着年底即将到来，战争的趋势出现了有利于盟国的迹象。

11月8日，罗斯福在马里兰州西部的州外桃源——他在卡托克廷山的休养地——休息。总统似乎坐立不安，好像在等待着重要的消息。华盛顿陆军部终于打电话来。格雷斯·塔利后来说，罗斯福用颤抖

的手从她手里接过了话筒。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一直听完对方报告的消息，然后大声喊起来：“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听起来好极了。祝贺你！”

他放下电话，转身面向客人。

“我们已在北非登陆，”他告诉他们，“伤亡低于原来的估计。我们开始反攻了。”

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白宫成了一个缺乏欢乐的地方，罗斯福也成了一个越来越孤单的人。他总是独自吃着用托盘端来的晚餐，然后很早就睡觉。由于这么多老朋友都不在了，总统几乎不顾一切地设法扩大他的圈子。他总是喜欢周围的女性。

两个没有结婚的表妹劳拉·德拉诺和玛格丽特·萨克利成了这里的常客。萨克利小姐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子，人们叫她雏菊，她会养狗。“法拉”就是她送给罗斯福的。劳拉·德拉诺性格有点古怪，披着一头紫发，总统喜欢拿她取笑。有一次，他告诉她，全日食造成的突然黑暗预示着末日来临，劳拉相信了，走到自己的房间出来时握着她的珠宝盒。罗斯福狂笑起来。

1943年停战纪念日，总统悄悄溜出华盛顿，在汉普顿锚地登上新战列舰“衣阿华号”准备横渡大西洋。一直未能进行的同斯大林的会谈已经安排在伊朗境内离苏联边界不远的德黑兰举行。罗斯福虽然对

于不得不绕地球半周感到惊骇，但是他渴望抓住这个机会。这是同苏联人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刻。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的10个月里，战争的趋势已经不可抗拒地朝有利于盟国的方向转变。西西里已被征服，意大利已经投降，德国一个集团军大约30万人的兵力已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大西洋战役已经获胜，日本人正被赶回到自己国内的岛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战略问题上的争吵已在华盛顿等地的会议上解决。

对罗斯福来说，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艰巨任务就是同难以捉摸的斯大林建立起自己同丘吉尔保持着的那种私人关系。德黑兰会议从1943年11月28日开到12月2日。在忙碌的四天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和吃饭时都进行着磋商。然而，在头三天他却未能同斯大林建立私人关系。“他端庄，倔强，严肃，没有一丝笑容，难以捉摸。”罗斯福对弗朗西·珀金斯说：“我感到非常沮丧……”

罗斯福坐着轮椅到斯大林面前，通过翻译开始和他交谈。罗斯福说斯大林自己偶尔也说些打趣的话。冰层打破了，我们谈起话就像男子汉和兄弟一般。

后来，斯大林在同有地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米洛万·德热拉斯谈话时评价了与他共事的三巨头。“丘吉尔这种人你要是不盯着他，他就会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那种人。

他只掏大硬币。……”

军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入侵将在1944年5月1日前后进行。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将配合这次入侵发动一场攻势。斯大林还重申了向赫尔作出的保证，打败希特勒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在会谈中，政治考虑占了相当大的部份，虽然各项决定将留在以后作出。这样一来，总统就可以有理由说自己在德黑兰并没做出任何秘密许诺。在总统略述了未来的联合国的基本结构之后，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的监视和平的“四个警察”概念表示感兴趣，斯大林还赞成他提出的不准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和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其他地区的建议，这些地区将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会谈中还讨论了在德国失败后肢解德国的计划，西方领导人还表示默许俄国继续占领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是1939年被占领的。

波兰的战后地位问题较大。丘吉尔指出，美国打仗是为了保卫一个独立的波兰，他提出讨论波兰未来的政治制度和边界问题。斯大林拒绝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权发生任何关系，不正当地指责它同纳粹分子勾结，这样，他就有效地阻止了对波兰的未来政府问题进行讨论关于领土问题，俄国人坚持保留1939年红军占领的那个地区，并认为，所形成的边界同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提出的边界是一致的，然而在伦敦的波兰人坚持恢复波兰1939年以前的边界。斯大林建议，为换取波兰接受寇松线，波兰应该得到德国的一块领土来赔偿自己失去的领土。这样一来，波兰的“两面世界”就可以移到奥得河，丘吉尔答应敦促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罗斯福没有参加这些讨论，然而，由于他对苏联的安全要求表示同情，所有在同斯大林谈话时私下对领土转移表示支持。但是，他强调说，他不能公开参与这样的安排，因为这会引起上百万波兰裔美国选民的反感。

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顶峰。这种合作是通过走另一个极端去迁就斯大林和推迟作出艰难的决定来实现的。罗斯福胜利地返回华盛顿，确信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已经奠定。“英国、俄国、中国和美国以及它们的盟国，拥有全球3/4以上人口，”他在一次轻松愉快的炉边谈话中对全国人民说：“只要这四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侵略者就不可能起来发动另外一场世界大战。”

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和德黑兰使美国走上领导全球的道路之后，重新提出了新政的开明议程，要求制定一项新的经济权利法案。总统在1944年1月11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称：“除非国内这里有安全，否则全世界就不能实现持久和平。”这些权利将适用

于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地位、民族和信仰”——而且权利的范围很广泛。

人们认为，经济权利法案是1944年总统竞选的前奏，除了总统本人可以表示怀疑以外，没有任何人对罗斯福会竞选第四任期表示怀疑，“我真不想再竞选了”，那年年初他对海军上将李海说，到他的本届任期届满时，他在白宫执政就是12个年头了。这时他已经62岁，已经露出了积劳成疾的迹象，他眼眶下边的黑圈从来没有消失过，他点香烟时手抖动得更明显了。格雷斯·塔利说，有时他一边看信一边打瞌睡，醒来时总不好意思地笑笑。1944年3月底，他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检查身体。

进行检查的医生们对他们发现的问题感到震惊：高血压，心脏逐步扩大，以及严重的支气管炎。他们建议休息，减少工作量，少吸烟和采用减轻体重的饮食，心脏病专家被派到白宫严密注视总统的健康状况，布鲁恩医生说，罗斯福表示同意，没有任何意见，然而十分奇怪的是，他从来不问检查结果，也不对给他进行治疗表示好奇，他显然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是否争取连任问题上所作的决定。

对公众的义务和个人的虚荣心占了上风，虽然1944年6月6日已对欧洲成功地发动了推迟已久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入侵，但是战争还没有胜利，而且

在战争的中途也不能轻易更换总司令，如他不亲自参加去实现他为之奋斗已久的和平，那是不可思议的，他也担心没有其他美国人能继续保持同斯大林和丘吉尔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他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新主席罗伯特·汉尼根捎话说，他将参加竞选。D D我内心的一切都在呼唤我回到赫道森河畔的家乡。”他说。但是如果人民下令，他将会像一个好军人那样去效军。

六、轮椅总统罗斯福

民主党人要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解决的唯一问题是谁当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这次又想让亨利·华莱士当他的竞选伙伴，但是，党魁们和南方保守分子十分讨厌华莱士。当时有一股担心罗斯福的健康状况的逆流，至少对他们来说，把华莱士这样激进和乖僻的人放在继任总统职务的位置上是不可思议的，汉尼根警告总统说，华莱士可能会破坏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且，提名他需要一场激烈地斗争，罗斯福表示同意。“我真不想再经历1940年那样的一次代表大会。”他说，“那会使党发生严重的分裂，现在它就已经够分裂的了。”他总是不愿意当面使人不愉快，于是就委托萨姆·罗森曼向华莱士转达个坏消息。

下一项议事日程是挑选替换华莱士的人。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过了：“助理总统”贝尔纳斯·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众议院议长萨姆·霍伯恩，以及杜鲁门参议员，他们都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兴趣，但是杜鲁门似乎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人选，自从1934年他当选参议员以来，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罗斯福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他在检查战争工作中贪污情况的

一个国会委员会里担任主席时就取得了一定声望，而且他既不引起保守分子的反对，也不引起开明分子的反对，总统以下结论的口气说：“就选杜鲁门了。”但是总统表示的赞同不是绝对的。

罗斯福披着那件人们熟悉的海军斗篷，以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了争取连任的竞选，他确信他的提名几乎以鼓掌通过，于是就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宣布开幕后动身前往珍珠港，去会见太平洋战区指挥官，总统乘坐的火车在前往西海岸的途中在芝加哥作了暂短的停留。这时汉尼根上火车告诉他，杜鲁门不相信总统会支持他，他同意发表提名演说支持贝尔纳斯。罗斯福答应处理这个问题。在到达圣达戈后，他给汉尼根打电话，当时杜鲁门正站在汉尼根旁边。

“鲍勃，你叫那个家伙听话了没有？”总统问道。

“没有，总统先生”，这位民主党主席回答说，同时故意让杜鲁门听听筒里的话。“他是我对付过的最不听话的密苏里顽固分子。”

“好吧，你替我告诉他，如果他想使民主党在战争中途分裂，那他要负责。”

汉尼根挂上电话，转过身来对杜鲁门说：“现在你要说什么？”

“哎呀，糟糕。”这位感到茫然的参议员说。

开明分子和工会当中坚决支持华莱士的人起来斗

争，结果杜鲁门还是在第二次投票中获得了提名。

罗斯福在圣达戈海军基地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广播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提出了他的竞选主题，“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问道，“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绝对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为所有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关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今年秋天，美国人民将决定是想把1944年的这项任务——这项世界性的任务——移交给没有经验和不成熟的人呢！……还是把它交给看到来自国外的危险的那些人……。”

罗斯福提到的“没有经验和不成熟的人”，指的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及其同样保守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布里克，杜威年富力强，对提出新政的这位“疲倦的老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现在是“进行改变的时候”，——是结束一人政府的时候，是把这个国家的事务交给精力更充沛、更热心的人的时候。

杜威的指责是想巧妙地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竞选中的一个秘而不宣的问题，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有人谣传，总统的身体是已经垮台了，共和党人高兴地散发了一幅在他发表接受提名时演说时拍下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好像是一个形容枯槁的呆傻老人，后

来，罗森曼声称，这幅照片是在总统发表演说时从一个不恰当的角度拍摄的，根本不像总统，然而很久没有见到他的朋友们为他那衰老的面容感到震惊，看来他削瘦得如此厉害，以致于他的衣服再也不适合穿在他那一度强健的身躯上了，但是，布鲁恩医生说，罗斯福的憔悴面容不是像绝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由于健康每况愈下所致，而是由于总统坚持减轻体重的原因——在几个月里，减轻了20多磅。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迹象，在圣达戈附近彭德尔顿营预定举行的一次阅兵式之前，吉米·罗斯福正在同他父亲谈话时，总统的脸色突然变白，感到一阵极度的疼痛。“吉米，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出席阅兵式——我疼得厉害！”他低声说。小罗斯福吓坏了，想叫医生。但是总统坚持说，这只是消化问题，他躺在普尔门式火车卧车的地板上，闭上双眼，他的身体有时疼得痉挛起来，过了10分钟，罗斯福要他儿子把他扶起来。不一会他就到了阅兵场，脸上露出了通常那种轻松的笑容。总统从珍珠港回来后过了几星期又向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的许多工人发表了讲话。罗森曼听着罗斯福讲话时的颤抖声音，心情非常沉重，他担心总统竞选不成了，罗斯福告诉布鲁恩，在他讲话的头15分钟，他胸部感到剧疼，已经放射到两肩，但从讲完话马上做的一个心电图上看

不出有什么异常情况。

在布雷默顿讲话之后，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罗斯福的人数急剧下降了，而支持杜威的人数却相应地上升。由于有人私下有组织地散布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谣言，由于据报道共和党的支持者已经增加以及由于他不喜欢那个自以为是的对手，因此总统出去进行巡回竞选演说，他重申了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诺言，并保证：“我们将不使时钟倒转！我们将前进！”他乘坐敞蓬汽车，冒着倾盆大雨走访了纽约市的每一个区，从而消除了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的许多担心，他以巧妙的竞选演讲使共和党的希望成为泡影。他带着调皮的眼神指出，反对派散布消息说，他曾把他的小狗“法拉”丢在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后来派一艘驱逐舰找回来，使纳税者付出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代价，“我不怨恨攻击，我们全家也不怨恨攻击，但法拉确实厌恨攻击，”他假装义愤地宣称，“你们知道，法拉是苏格兰狗，……它的苏格兰脾气是狂暴的。自从……以来，它已经变了。”

杜威对罗斯福的非我不可的态度进行了攻击，这是竞选中最有力的一次讲演，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再次取得了美国人民的信任。同往常一样，选举团的表决是一边倒的，结果是432票对99票，对总统来说，选举中最令人宽慰的事情大概是选民以压

倒的优势 抛弃了孤立主义。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冒着刺骨的寒流再次宣誓就职。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短和最阴沉的就职仪式。他也许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坚持要他的13个孙子孙女和外孙子外孙女都来华盛顿参加就职仪式，当时没有游行，也没有举行豪华的舞会，总统是在白宫的南门廊而不是在国会举行宣誓，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讲话还不到5分钟，他期望着即将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会晤，在讲话中谈到了他的指导原则：“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不能单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别国——遥远的国家——的幸福，……我们认识到正如埃默森所说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

过了两天，他动身前往雅尔塔。

1945年初，三巨头举行会晤已经刻不容缓，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在为期8天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目标是使苏联加入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并争取苏联，作出参加对日本作战的保证。

丘吉尔在莫斯科时没有把波兰列入清单，在雅尔塔会议上，波兰成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致使三巨头进行了六天六夜的争论，会议批准了在德黑兰达成的

协议。但是用多少德国领土作为补偿的问题则留在战后解决。波兰的未来政府问题更加麻烦，俄国人占领波兰后已在卢布林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害怕苏联支配东欧，因而他赞助在伦敦的波兰人的事业，总统担心这次会议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失败，并念念不忘国内波兰裔美国选民，因而提出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案。他建议成立一个由卢布林波兰人的代表波兰国内民主人士和伦敦政府的主要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来执政。直到在自由选举中选出一个长期政府为止，斯大林表示同意，说一个月之后可以进行选举。

“总统先生”，焦虑的海军上将比尔说：“这个问题伸缩性太大了，俄国人能够把他从雅尔塔一直拉伸到华盛顿，而不会在技术上把它拉断。”

“我知道，比尔——我知道这个情况，”罗斯福回答说：“但这是我此时能为波兰所尽的最大努力了。”

三巨头团结一致，决心确保德国不会重新起来折磨欧洲，战败国德国的确切边界留到将来的会议上决定，但是这个国家将被分成四个占领区，美国人希望德国有法国的势力，以便有助于同俄国人抗衡。但是，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西方战领区会成为苏联手中的抵押品这一点并不感到担心。

联合国的基本结构已于1944年秋天在华盛顿时的一次会议上拟定出来，斯大林欣然同意在打败希

特勒的两三个月之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得到了对库鱼岛南半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这是40年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

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唱的一台戏，他进行斡旋、调停和妥协，运用手段图谋利益，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开玩笑，并采取捷径确保会议的成功。有时经过一轮会谈和宴会，他变得精疲力竭，面色苍白。有时他情趣横溢，非常幽默。

1945年2月11日，罗斯福怀着对三巨头的继续团结的乐观心情离开了雅尔塔，“我们确实从内心里认为，这是我们一直在祈求的新一天的黎明”，哈里·霍普金斯说：“俄国人已经能够证实他们能够通情达理，并具有运气，总统或者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毫不怀疑我们能够同他们和睦相处。”

罗斯福在巴拉克瓦参观了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轻松型旅”曾在那里冲锋陷阵，结果全军覆灭的战场，然后乘飞机前往埃及，在那里又登上“混西号”巡洋舰，在这艘巡洋舰上，他接连会见了三个国王：埃及国王法鲁克，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和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总统是一位自称的犹太帝国主义者，试图说服伊本·沙特再允许一些从希特勒的死囚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是这位满头灰发的老沙漠勇士说，阿拉伯人将为防止犹太

人再进入巴勒斯坦斗争到底。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说：“克里米亚会议使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讲话时不是戴着支架站在讲坛前，而是坐在众议院讲台上的一张桌子旁边，这等于默认他的疲劳状态，他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描述了雅尔塔会议的成就，并提到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一次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25年前，美国作战人员中期望全世界的政治家完成他们为之战斗和蒙受痛苦的和平工作。罗斯福宣称，“我们没有完成——那时我们使他们失望了，我们不能再使他们失望，我们期望全世界能生存下去，……我确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承认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

雅尔塔会议引起的争论比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的任何其他方面引起的争论要多，人们指责他把波兰和东欧“出卖”给俄国人，把中国拱手交给共产党。虽然这些指责在50年代已达到顶峰。但直到目前仍有所闻，批评雅尔塔会议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事后聪明的优越感，他们回过头来看雅尔塔会议，认为会议结果是苏联力量的掠夺性发展，冷战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及大大减弱苏联对日作战的影响的那些已变化了的情况，但是总统总算做成

了在他所处情况下的最好的交易。

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许希望出现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但基本事实都是红军彻底控制了东欧。美国和英国的唯一选择是动用军事力量安插一个比较适合它们胃口的政府，而在1945年那种情况下采取这种决择是不大可能的，人们对雅尔塔会议上为求得苏联人对日作战而向他们作出的让步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据认为，这些让步为共产党最终占领中国、北朝鲜和印度支那铺平了道路，批评罗斯福的人很想把“失去”中国的最终责任归于他，他们实用主义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军界领导人担心入侵日本本土岛屿时会造成伤亡，坚持要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罗斯福则不过是付出了他索要的代价。即使总统加以拒绝，也难担保斯大林不会去拿他想要的东西。

罗斯福如果不是个现实主义者，那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他懂得，雅尔塔会议之前那几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已深刻地奠定了战后世界的格局。苏联和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会统治全球，他诚恳地希望在战火中结成的联盟会经受住和平时期的压力。为了使斯大林进入承担义务和相互信任的罗网，他进行了妥协，作出了让步，并满足于达成一种不明确的、模糊不清的一致意见，这使俄国人相信，美国代表只是在谋求

一项保全面子的安排。然而，罗斯福的东欧政策的失败，不是由于天真的乐观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对苏联国家的性质抱有幻想造成的。相反，总统认为他的政策是最实用主义的，因为它为成立谋求已久的世界政府赢得了时间。

七、伟人与家人的最后时光

总统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内，全家都为总统忧愁。总统宠爱的女儿安娜像米丝那样，走到哪儿，就把欢笑声带到哪儿。她有时微笑，有时大笑，似乎总统现在的健康情况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看到总统的双手颤动不止。身边人员就在总统的背后摇头叹息。

尽管罗斯福得到的医疗要充分得多，也没有医生说过总统患癌症这种很少说出口的病症。只是听到医生说“劳累过度，工作负担过重”。

1943年12月，罗斯福得流行性感冒，老治不好。那时，麦金太尔医生办公室传出的消息说，他需要别人来帮他给总统治病。他安排一位心脏病专家给总统作全面的体格检查。这位心脏病专家是霍华德·布鲁恩，他当时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工作。

有人说麦金太尔医生对于总统健康状况相当好感到高兴。总统过去不得不整天坐在轮椅上。但是医生现在嘱咐总统不要去游泳，还嘱咐他戒烟。

总统卧室的男仆和其他贴身仆人都知道，这两位医生原先没有发现总统身患致命病症，而只发现总统

有高血压，心脏稍有扩张。

罗斯福抱怨说，他吃的菜太淡。只要有可能，他就加盐。医生要他戒烟，他不大听从。他在白宫没有一天是不抽烟的。

最重要的是，医生嘱咐总统要充分休息。要休息好，就不能同时从事政治活动，不能竞选第五次连任总统。要休息好，就不能同时与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保持罗曼蒂克关系，也不能兴办一家专门招待世界领导人和外国王室贵宾的饭店。

这段时间，他不是与米丝一起吃饭，而是与安娜一起吃饭。夫人埃利诺很难见到他。有时，家里的某一个人或某个仆人问她某件事，她便怒气冲冲地说：“你得去问安娜，我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米丝去世后，罗斯福坚持要安娜当他最贴身和最亲信的助手，埃利诺心中不悦。罗斯福每次举行只有男人才参加的聚会时，安娜都参加，而且还想成为在场的年轻男人当中的一个，像米丝过去所做的那样。

不同之处是，安娜比米丝泼辣。米丝多半时间是静静地听着，只有在罗斯福鼓励她时才讲话。安娜不需要别人敦促，她常常无拘无束地讲出心里话，纵声大笑。总统的贴身仆人说，安娜讲起故事来能像男人那样讲得引人入胜。

米丝多少有点不同。在有人讲淫秽故事时，她常

常假装没有听见。她参加这种聚会常常是为了给罗斯福助兴。她让罗斯福大出风头。安娜似乎喜欢给她父亲留下深刻印象，使他觉得她多么泼辣。一个贴身男仆说，他希望安娜每说一次“该死混帐，一文不值”，他就能得到一角银币，这样他会发一笔财，但是安娜所说的骂人话决不限于这一句。

米丝很有风趣，但是常常得有罗斯福催促，她才向他的朋友重讲一些故事。罗斯福不时拿米丝开心，逗她发怒。在朋友面前，她总是称罗斯福“老板”，只有当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贴身男仆在场时是例外)时，她才以爱称叫他。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安娜和她的父亲。安娜也成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缓冲人物。米丝过去为母亲埃利诺所做的种种事情，安娜现在也努力去做。有消息说，埃利诺想要在这个三人集体中重建她的最高地位。她常常带着一大叠文件和信件急匆匆地走进罗斯福的书房，想同他谈一谈，罗斯福懂得这种争夺权力的做法，他不愿让埃利诺压倒安娜。安娜现在取代的是米丝的位置，而这正是罗斯福所希望的。

有一天，罗斯福因考虑其他一些处理的问题而弄得精神很紧张。这时，埃利诺又急匆匆地找他商量处理文件的事情。据贴身男仆说，罗斯福拿起了这叠文件，向埃利诺摆出一副鄙夷的脸色。他转过身来看安

娜，她当时正在为罗斯福及其几位即将到来的老朋友安排鸡尾酒会。他说：“你把这些文件保管好。”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这叠文件扔给他的女儿的。

埃利诺被刺伤了心，胸中怒火燃烧，昂头阔步地走出房间。

总统的贴身男仆注意到，埃利诺暂时减少了为丈夫做的文书工作。

1945年总统就职典礼之后，有一次她受到了很大的屈辱。埃利诺谦恭地问富兰克林，她是否可以同他一起出国旅行。后来知道，这次出国是去出席雅尔塔会议。白宫到处传开消息说，她最后会同总统一起去做某件重要的事情。总统身边的一些人猜测，他们将共同呼吸海上的空气，共同体验在公海上航行的不平凡经历。也许他们终于会睡在同一张床上。

但是，后来仆人间传开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罗斯福不愿让妻子同他一起走，因为她会使他无法充分发挥才能，会不赞成他喝酒和猛抽烟。但是他要带女儿安娜一起出国，因为安娜将成为“男子当中的一个”，她不会向他发号施令。

为了说明安娜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状况，再举过去的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一些管送饭的男仆感到吃惊，因为当埃利诺就某项决定询问罗斯福的时候，安娜向自己的母亲大发雷霆，实际上是告诉她不要打

扰罗斯福，不要在饭桌上向他施加压力。她当时叫喊道：“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使父亲患消化不良症吗？”

雅尔塔会议是在2月份召开的。他们(“法拉”狗，富兰克林和安娜)从雅尔塔回来之后，急切地想要去度假。罗斯福曾答应，他们将尽快乘飞机去温泉，要带着一批人去。

飞机终于在3月29日起飞。随行的人员相当多，有总统喜欢的女仆莉齐·麦克达菲，总统的贴身男仆阿瑟·普雷蒂曼。总统亲信的特工人员迈克赖利，医生布鲁恩。因为这次外出旅行算不上重要，所以没有理由让麦金太尔医生离开白宫。还有一个原因，人人都说，罗斯福面色再次红润起来。总统还带着脾气古怪的亲戚波莉姨母和戴丝·萨克利，当然还带着叫“法拉”的一条爱狗。

安娜为露西在温泉会见罗斯福作了一切安排。安娜想亲自去温泉，但她的儿子约翰尼因得某种传染病住院，所以她没有去。

罗斯福满怀希望。他到温泉后，乘他的特制小汽车去小白宫。他眼见春天树叶一片翠绿，心中感到高兴。他说，尽管他得润色他的演说稿，他还是要尽情玩乐。他那篇演说准备在民主党的精神之父托马斯·杰斐逊的诞辰发表。全国各地将在杰斐逊诞辰这一天

举行宴会，这样他们就能同时听到罗斯福发表的广播演说。

莉齐听到罗斯福打电话给安娜，让她明白，她为露西到温泉与他会面所作的安排已经奏效，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他喜悦地告诉安娜：“有位老朋友来我这里作客。”他还提到要在12日举行野外宴会的计划。罗斯福不向当地人，也不向医院掩饰露西在场。露西的名字列入那些将参加庆祝活动的客人名单。特工人员当然会对每个人都进行检查，但是他们只有在得到口头指示之后才会这样做。

无论如何，特工人员都认识她。他们曾经跟随罗斯福去巴鲁克庄园，还跟着他一起回来。他们不必再对她进行检查。

事实上，总统曾于4月9日乘自己的小汽车到一个交叉路口去接露西。在这之前，他忙于处理天天从白宫转过来的一大堆工作，向亲信秘书格雷斯·塔利口授指示。格雷斯·塔利一度曾是米丝的助手。

露西·拉瑟弗德是乘一辆有篷的大旅行车来的，还带来了两个人：著名的画家肖马托夫小姐和摄影师尼克·罗宾斯。后者将拍摄彩色照片，那会有助于这位画家以后画油画。她想先勾画出一个像的轮廓，然后在自己的画室完成这幅油画。露西坐进总统的小汽车，她的卡迪牌小汽车交给那位摄影师驾驶。

露西和总统像愉快的小孩一样过着美好的日子，好像美好日子永远不会结束似的。正当肖马托夫小姐在给罗斯福画素描并仔细端详他的时候，他和露西手握着手。

大多数人不了解这幅油画的意义。这幅油画并不是为白宫画的。这幅油画，埃利诺一点也不知道。事实上，这幅油画是为露西·默塞尔1922年生的女儿巴巴拉画的。巴巴拉是年老的温思罗普·拉瑟弗德与年轻的妻子生的唯一孩子。露西物色了这位画家，因为她是爱好社交的同伙当中的著名人士。

光阴如箭，转眼间就到了4月12日上午。原定这一天要举行野外宴会。

罗斯福曾计划让每个人都度过愉快的一天。他安排了一次野外宴会和歌唱表演，让他的温泉医院里能够走动的病人全都去参加表演，由白人扮作黑人演唱黑人歌曲。在这群病人中间，罗斯福的残疾算是轻微的，看起来他像个坚固的塔似的。这次活动要由温泉市市长弗兰克·奥尔科恩当东道主。

那天上午，特工人员已对野餐地区进行了彻底检查，专门摆放了一把椅子，准备让总统坐着观看歌唱表演。歌唱演员都是当地有歌唱才能的病人。只有手风琴演奏者格雷厄姆·杰克逊是例外。他来自海军基地。

蒙蒂·斯奈德是总统的司机。他先已在他要走的路线上跑了一趟空车，查看他要到达的地方和要停车的地方。几年后的这一天，他想自杀。但是这一天只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天。蒙蒂只不过同特工人员寒暄了几句。那些特工人员当时正在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建立短波电台，并检查这次野外宴会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否都已就绪。

这次野外宴会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那位贵宾却没有来。

那天上午，罗斯福在摆好姿势照像时觉得有点头痛。人人都因为他而弄得神经有点紧张。露西·默塞尔给他的头作推摩，直到他说他觉得好一些。他的头痛被认为是肌肉痛。他拿起一个小邮件瞧了又瞧，准备在午饭前再摆出一会儿姿势让人照像。当时午饭快准备好了。

比尔·哈西特走进来，打断总统一会儿。他带来许多需要总统签名的文件。有一项文件是国会通过的法案，另一项文件是一封外交信件。

总统在这些“姑娘”面前自我炫耀一番，吹嘘说他马上就要显示一下美国历史——法案是怎样通过的。当他拿着笔一挥而就，在文件上签下他名字的时候，姑娘们嗤嗤地笑着。然后，他就国务院整理的这封需要他签名的信件开了一个玩笑。他说，这封信件完美

无缺，因为它 毫无意义，而且不说明任何问题。

罗斯福也对哈西特开了小小的玩笑。罗斯福签署每项文件，包括签署任命一些人担任政府工作的委任状时，哈西特把一张张委任状铺在房间里的每把椅子上，让墨迹吹干。罗斯福开玩笑说：“喂！主教，你洗的衣服都收好了没有，是不是全都干了？”

罗斯福还对他的演说稿，尤其是对最有力的一句话，修改了一下。最后一句话是要让他们想一想。最后，他确信：“唯一使我们对于明天的认识受到限制的是我们对于今天的怀疑。”

这是一个美丽的画面，几乎是出自《小妇人》一剧中的一个场景。罗斯福的周围全是他所爱和信任的女人，有姨母波莉，莉齐，当然还有他晚年所爱的露西。“法拉”狗是戴丝·萨克利送给罗斯福的，甚至现在她还满口称赞总统娇惯的这条爱狗。

当时波莉正在大声朗读什么材料，露西握住总统的手，随后事情就发生了。总统感到头上一阵剧痛。总统刚刚告诉他们，说他感到头疼，举手按他的头，马上就倒了下来。肖马托夫尖叫起来。露西尖叫起来，用手抱住总统的头。当时是下午1点15分。

总统瞧着露西的眼睛，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头痛得要命。”几天后，莉齐在白宫呜咽着说：“起码他最后是看了一眼一位漂亮女人的眼睛。”她好几

次说了这句话，而且似乎从总统“幸福地死去”这个事实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

但是他没有马上死去。事实上，起初有人认为总统只不过是感到一阵头晕。普雷蒂曼和布鲁恩医生被叫来，他们把总统放到床上，给他诊断病情。有人认识到，如果露西和这位画家让人发现在这幢房子里，那么她们也许会感到尴尬，所以她们匆忙地走出房子，开车走了。

莉齐说，可怜的露西简直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别人不得不把她从这个地方拉走，她却要留下来照顾她所爱的人。他们会不会让她知道总统的病情如何？他们会不会打电话给她？他们会不会通知她什么时候回来？

“会，会，会。赶快走，你必须马上就走。我们将打电话给你。”

“啊！天啊！这么可怕！”露西哭着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赶快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正当露西被推出门外的时候，波莉在给白宫打电话。人人都告诫波莉不要叫第一夫人惊慌失措。波莉告诉埃利诺说，总统已晕倒，但是现在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受到治疗照顾。

埃利诺失声说：“天啊！”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要不要马上就来？

不必马上来？事情看来并不太严重。

埃利诺继续按照她的时间表行事，其中包括到萨尔格拉夫俱乐部去喝茶。

与此同时，白宫的麦金太尔医生正在通过电话与布鲁恩医生商量。安娜从麦金太尔那里得到消息说，总统病情似乎有好转，所以，她不担心。

但是在佐治亚时间 3 时 31 分（华盛顿时间 4 时 31 分），富兰克林·罗斯福突然停止呼吸。任何抢救办法都无法使他复活。肾上腺素直接地注射到他的心脏，可是毫不见效，情况就是这样。

当时，露西歇斯底里，被赶紧推出屋外，扶进汽车里开走了。谁也不会向世人报告，她曾到过那里。这件事与莉齐有关。

莉齐一发现露西在一个抽屉里留下几件衣服，便动手掩盖露西的痕迹。她赶快取出衣服塞进自己的提包里。她回到白宫后，她在考虑如何处理。

莉齐可以干脆把物证毁掉。那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莉齐那样做，露西也许不会发现，而且会更加担心她的衣物是否落入了埃利诺的手中。

莉齐却把衣服包了起来，邮寄给露西，包裹上写着莉齐的地址。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罗斯福患的是脑溢血。 25

年后，那天同罗斯福在一起的医生霍华德·布鲁恩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是当时有现在这种治高血压的药，要是总统戒烟，不再劳累过度，那么事情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罗斯福也许会过一段长时间的幸福生活。

电话打到正出席萨尔格拉夫俱乐部茶会的埃利诺那里。

埃利诺乘飞机去温泉时，那里已没有露西呆过的痕迹，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一幅画。但是波莉在打电话时无意中说了漏了嘴，提到露西的名字，于是事实真相就泄露出去。埃利诺心中憋着一股怒火。后来在白宫，她把安娜逼入困境。她要求知道，露西是否也在白宫呆过。安娜承认露西在白宫呆过。此时，埃利诺知道，连自己的女儿也参加搞阴谋活动。

她忍住悲痛，昂着头，话说得都很得体。她谈到国家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她预祝哈里·杜鲁门万事如意。她一点也没有哭。

她尽快地从白宫出发，随身只带着汤米·汤普逊。她乘车走时，两眼注视着前方，没有回头看一看。

没有谁来责怪她。不守规矩的是罗斯福，他曾在朋友中间夸耀他的风流韵事。他们有没有在她的背后纵声大笑呢？

一个女仆无意中听到埃利诺对汤米说：“他们崇拜罗斯福，可是他们对他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过去

以为我了解他。”

提起露西·默塞尔的情况，令人感到有点悲伤。总统去世后，她更加依靠自己的姐姐维奥莱特。同姐姐在一起，她可以舒舒心，姐姐是真正了解她的少数几个人之一。1947年维奥莱特来到艾肯的拉瑟福大庄园同露西一起住。但是这并没有给露西带来多大的安慰，维奥莱特后来对生活灰心失望，她向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自杀而死。

露西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没有再活多久。她得白血病，于1948年7月死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死时身边几乎一个亲人也没有。她死时只有55岁左右。

那条“法拉”狗尽可能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个悲剧。但是它再也振作不起精神来，它先去同总统的姨母波莉住在一起，但是那样做不太合适。波莉是戴丝·萨克利的亲戚，它是戴丝把它送给总统的。后来，埃利诺来认领它，这使它觉得好过得多。他们在最后度过相当好的生活，不再是喧闹的生活，不再是重要的交谈，不再大叫大喊，不再寻找玩具，把玩具带回倒在躺床上的可爱主人那里，而是进行比较平静的游戏，例如向她手中的织物猛扑过去。法拉狗在主人去世的五年后也死去。当时它确实知道，它死后会埋葬在海德帕克村总统墓的附近，所以它乐意死去。

法拉狗是怎样知道这一点的，因为罗斯福曾答应它的请求。罗斯福从来不违背向最好的朋友作出的诺言。

12年后，埃利诺也进入天堂与他们会合，故事就算结束了。